

聊

齋

誌

異

聊齋誌異卷之四

般陽舊志  
卷之四  
聊齋誌異

○余德

武昌尹國南有別第，嘗為秀才稅居。半年來亦未嘗過問。一日遇諸其門，年最少，而容儀裘馬，翩翩甚都。趨與語，却又蘊藉可愛，昇之歸，語妻。造婢托遺問，以窺其室。有麗妹，美艷逾于仙人。一切花石服玩，俱非耳目所經。尹不測其何人，詣門投謁。適值他出，翼日却來拜答，展其刺呼。始知余姓德，名詒，次細審官閱，言殊隱約，固詰之，則曰：欲相還往，僕不敢自絕。應知非寇竊遁逃者，何須必知家歷。尹謝之，命酒款晏，言笑甚歡。向

暮有崑崙投馬批燈迎導以去。明日折簡報主人。尹至其家。見  
屋壁俱用明光紙裱潔如鏡。金狻猊。琥珀香。一碧玉瓶。揮鳳尾  
孔雀羽各二。各長二尺餘。一水晶瓶。浸粉花一爵。不知何名。亦高  
二尺許。垂枝覆几外。葉疎花密。含苞未吐。花狀似濕蝶。歛翼。蒂  
即如鬚。筵間不過八簋。豐美異常。即命童子擊鼓催花。為令。  
鼓聲既動。則瓶中花顫。欲折。俄而蝶翅漸張。既而鼓歇。淵然  
一聲。蒂鬚頓落。即為一蝶。飛落尹衣。余笑起。飛一巨觥。酒方引  
滿。蝶亦揭去。頃之鼓又作。兩蝶飛集余冠。余笑云。作法自弊矣。  
亦引二觥。三鼓既終。花亂墮。翩而下。惹袖沾粉。鼓童笑來指  
數。尹得九籌。余得四籌。尹已薄醉。不能盡籌。強引三籌。離席

亡去。由是益奇之。然其為人寡交與。每闔門居。不與國人通。弟  
慶尹逢人輒宣。聞其異者爭交驩。余門外冠蓋相望。余頗不耐。  
忽辭主人去。後尹入其家。空庭洒掃無纖塵。燭泪堆擲青堦  
下。窻間零帛斷綿。指印宛然。惟舍後遺一小白石缸。可受石許。  
尹携歸貯水養朱魚。經年水清如初。貯后為傭保移石。誤碎之。  
水蓄並不傾瀉。視之缸宛在。捫之虛罅。手入其中。水隨手沁出。  
其手則復合。冬月不冰。一值忽結為晶。魚遊如故。尹畏入知。常  
置密室。非子婿不以示也。久之漸播。索玩者紛錯于門。臘月忽  
解為水。蔭濕滿地。魚亦渺然。其舊缸殘石猶存。忽有道士踵門  
求之。尹出以示。道士曰。此龍宮蓄水器也。尹述其破而不洩之異。

道士曰。此缸之魂也。殷然乞得少許。問其何用。曰。以屑合藥。可得永壽。予一片。囑謝而去。

### 楊千總

畢民部公即家起備兵洮岷時。有千總楊花麟來迎。冠蓋在途。偶見一人。遺便路側。楊閉弓欲射之。公急呵止曰。此奴無禮。合小布之。乃遙呼曰。遺扇者。奉贈一般會稽藤簪。綰髻子。即飛矢去。正中其髻。其人急奔。便溲污地。

### 瓜異

康熙二十六年六月。邑西村民園中。黃瓜上復生蔓。結西瓜一枚。大如碗。

○○青梅

白下程生，性磊落，不為畛畦。一日自外歸，緩其束帶，覺帶沉，若有物墮，視之無所見。宛轉間，有女子從衣後出，掠髮微笑，麗甚。程疑其鬼，女曰：「妾非鬼狐也。」程曰：「倘得佳人，鬼且不懼。」而況于狐。遂與狎，二年生一女，小字青梅。每謂程勿娶，我且為君生子。程遂不娶。親友共誚，程志奪。聘湘東王氏。狐聞之，怒，就女乳之。委于程曰：「此汝家賠錢貨，生之殺之俱由尔。」我何故代人作乳媼乎？出門逕去。青梅長而慧，貌韶秀，酷肖其母。既而程病卒，王再醮去。青梅寄食于堂叔，蕩無行，欲鬻以自肥。適有王進士者，方候銓于家，聞其慧，購以重金，使

從女阿喜服役。喜年十四。容華絕代。見梅忻悅。與同寢處。梅亦善候伺。能以目聽。以唇語。由是一家俱怜愛之。邑有張生。字介受。家屢貧。無恒產。稅居王第。性純孝。制行不苟。又篤于學。青梅偶至其家。見生據石啗糠粳。入室與生母絮語。見案上具豚蹄。是時翁卧病。生入抱父而私便。洎汚衣。翁覺之。而自恨生掩其跡。急出自濯。恐翁知。梅以此大異之。歸述所見。謂女曰。吾家客非常人也。娘子不欲得良匹。則已。欲得良匹。張生其人。也。女恐父厭其貧。梅曰。不然。是在娘子。如以為可。妾潛告使求伐焉。夫人必呂商之。但應之曰諾也。則諧矣。女恐終貧為天下笑。梅曰。妾自謂能相天下士。必無謬悞。明日往告張媼。大驚。謂其言

不祥。梅曰：小姐聞公子而賢之也。妾故窺其意，以為言。求人往  
我兩人袒焉。計合允遂，縱其否也。于公子何辱乎？媼曰：諾。乃托  
候氏賣花者往。夫人聞之而笑，以告王。王亦大笑，喚女至。述候  
氏意。女未及答。青梅亟贊其賢，決其必貴。夫人又問曰：此汝百年  
事，如能啜糠覈也，即為汝允之。女俛首久之，頓辭而答曰：貧富  
命也。倘命之厚，則貧無幾時；而不貧者，無窮期矣。或命之薄，彼  
錦繡王孫，其無立錫者，豈少哉？是在父母。初，王之商女也，將以  
博笑及聞女言，心不樂，曰：汝欲適張氏耶？女不答。再問，再不答。  
怒曰：賤骨子，不長進，欲携篋作乞人婦，寧不羞死？女漲紅氣，  
結含涕引去。媒亦遂奔。青梅見不諧，欲自謀。過數日，有諸生

生方讀。驚問所來。詞涉吞吐。生正色却之。梅泣曰。妾良家子。非淫奔者。徒以君賢。故願自託。生曰。卿愛我。謂我賢也。昏夜之行。自好者。不為。而謂賢者為之乎。夫始亂之而終成之。君子猶曰不可。況不能成。彼此何以自處。梅曰。萬一能成。肯賜援。抬否。生曰。得人如卿。又何求。但有不可如何者三。故不敢輕諾耳。曰。若何。曰。不能自主。則不可如何。即能自主。我父母不樂。則不可如何。即樂之。而卿之身。直必重。我貧不能措。則尤不可如何。卿速退。瓜李之嫌。可畏也。梅臨去。又囑曰。倘君有意。乞共圖之。生諾。梅歸。女詰所往。遂跪而自投。女怒其淫奔。將施朴責。梅泣曰。無他。因以實告。女嘆曰。不苟合禮也。必告父母。孝也。不輕然諾。信也。

有此三德。天必祐之。其無患貧也已。既而曰。子將若何。曰。嫁之。  
女笑曰。痴婢能自主乎。曰。不濟。則以死繼之。女曰。我必如所願。梅  
緒首而拜之。又數日。謂女曰。曩而言之戲乎。抑果欲慈悲耶。果  
尔。尚有微情。並祈垂憐焉。女問之。答曰。張曲生不能致聘。婢又  
無力。可以自贖。必取盈焉。嫁我。猶不嫁也。女沉吟曰。是非我之能  
為力矣。我曰。嫁且恐不得當。而曰必無取直焉。是大人所必不允。  
亦余所不敢言也。梅聞泣下。但求憐拯。女思良久曰。無已。我私  
蓄數金。當傾囊相助。梅拜謝。因潛告張。母大喜。多方乞貸。共  
得如千數。藏待好音。會王授曲沃宰。喜乘間告母曰。青梅年  
已長。今將蒞任。不如遣之。夫人因以青梅太黠。恐導女不義。每

欲嫁之而恐女不樂也。聞女言甚喜。踰兩日有傭保婦白張氏  
意王笑曰是只合耦婢子前此何妄也。然爾勝高門價當倍  
于曩昔。女急進曰青梅侍我久。賣為妾良不忍。王乃傳與張  
氏。仍以原金署券。以青梅嬪于生。入門孝翁姑曲折承順。尤過  
于生。而搯作更勤。厭糠粃不為苦。由是家中無不愛重青梅。  
又以刺繡作業。售且速。賈人候門以購。惟恐弗得。質稍  
可御窮。且勸勿以內顧悞讀。經紀皆自任之。因主人之任。往別  
阿喜。見之泣曰子得所矣。我固不如。梅曰。是何人之賜而敢  
忘之。然以為不如婢子。是促婢子壽。遂泣相別。王如晉半載。夫  
人卒。停柩寺中。又二年。王坐行賊免。罰贖萬計。漸貧。不能自給。

從者逃散。是時疫大作。王染疾卒。惟一媼從女。未几媼亦卒。女伶行益苦。有鄰媼勸之嫁。女曰。能為我葬。復親者從之。媼憐之。贈以斗米而去。半月復來曰。我為娘子極力。事難合也。貧者不能為葬。富者又嫌子為凌夷嗣。奈何。尚有一策。但恐不能從也。女曰。若何。曰。此間有李郎。欲覓側室。倘見姿容。即遣厚葬。女大哭曰。我播紳裔而為人妾耶。媼無言遂去。日僅一餐。延息待賈。居半年。益不可支。一日媼至。女泣告曰。困頓如此。每欲自盡。猶戀。而苟活者。後以有兩柩在。已將轉溝壑。誰叔親骨者。故思不如依汝言也。媼即導李來。微窺女大悅。即出金營葬。復攜具舉已。乃載女去。入蔡家室。家室故悍妬。李初未敢言妾。

但托買婢。及見女暴怒。杖逐而出。不听入門。女披髮零涕。進退無所有。老尼過。邀與同居。割從之。至庵中。年求祝髮。尼不可。曰。我視娘子。非久卧風塵者。庵中陶器脫粟。粗可自支。姑寄此以待之。時至子自居。無何。市中無賴。窺女美。每打門。將語為戲。尼不能止。女號泣。欲自盡。尼往求吏部某公。揭示嚴禁。惡少始稍斂迹。後有夜穴寺壁者。尼驚呼。始去。因復告吏部。捉得首惡者。送即責。始漸安。又年餘。有貴公子過。見女嬌絕。強尼通殷勤。又以厚賂啗尼。婉語之曰。渠簪纓冑。不甘賤。御公子且歸遲。當有以報命。既去。女欲乳藥死。夜夢父來疾首曰。我不從女志。致汝至此。悔之已晚。但緩須臾勿死。夙願尚

可復酬女異之。天明盥已，尼望之而驚曰：「睹子面濁氣盡消，橫逆不足憂也。福且至，勿忘老身語。」未既聞扣戶聲，女失色，意必貴家奴。尼啟扉，果然。驟問所謀，尼笑語承迎，但請緩以三日。奴述主言，事若無成，俾尼自復命。尼唯：「敬應謝令去。」女大悲，又欲自盡。尼止之，女憲三日復來，無詞可應。尼曰：「有老身在，斬殺自當之。」次日方曉，暴雨翻盆，忽聞數人趨戶大譁，女意變作驚怯，不知所為。尼冒雨啟閤，見有肩輿停駐，女奴數輩捧一丽人出。僕從煊赫，尉蓋甚都。驚問之，云：「是司李內眷，暫避風雨，導入殿中，移榻肅坐。家人嬾群奔禪房，各尋休憩。」入室見女，艷之。走告夫人，無何雨息。夫人起，請窺禪室。尼引入，睹女艷絕，疑睥。

不瞬。女亦頷盼良久。夫人非他。蓋青梅也。各失聲哭。因道行踪。蓋張翁病故。生起復後。連捷授司李。生先奉母之任。後移諸眷。口。女嘆曰。今日相看。何嘗霄壤。梅笑曰。幸娘子挫折無偶。天正欲我兩人完聚耳。倘非阻兩。何以有此邂逅。此中具有鬼神。非人。乃取珠冠錦衣。催女易妝。女俛首徘徊。尼從中贊歡。女憲同居。其名不順。梅曰。昔日自有定分。婢子敢忘大德。試思張郎豈負義者。強妝之別。尼而去。抵任。母子皆喜。女拜曰。今無顏見母。笑慰之。因謀涓吉合卺。女曰。庵中但有一絲生路。亦不肯從。夫人至此。倘念舊好。得受一廬。可容蒲團足矣。梅笑而不言。及期。抱艷妝來。女左右不知所可。俄聞樂鼓大作。女亦無以

自主梅率婢媼強衣之。挽扶而出。見生朝服而拜。遂不覺盈。而自拜也。梅曳入洞房曰。靈此位以待君必矣。又顧生曰。今夜得報恩。可好為之。返身欲去。女捉其裾。梅笑曰。勿留我。此不能相代也。解指脫去。青梅事女謹。莫敢當。而女終慙沮不自安。于是母命相呼以夫人。梅終執婢妾礼。罔敢懈。三年。張行取入都。過庵。以五百金為尼壽。尼不受。強之乃受。二百金。起大士祠。建王夫人碑。後張仕至侍郎。程夫人舉二子一女。王夫人四子一女。張工書。陳情。俱封夫人。

異史氏曰。天生佳麗。固將以報名賢。而世倖之王公。乃留以贈執棒。此造物所必氣也。而離七奇。致作合者。無限經營。

化工亦良苦矣。獨是青夫人能識英雄拍塵境。誓嫁之志。期  
以必死。曾儼然而對。豪也者。顧棄德。行而求豪。思何智出。如  
子下哉。

○○○羅刹海市

馬麟字龍媒，賈人子，美丰姿，少儻，喜歌舞，輒從梨園子弟，以錦帕纏頭，美如好女，因復有俊人之號。十四歲入都，席即知名。父袁老罷貢而歸，謂主曰：數卷書，飢不可煮，寒不可衣，吾兒可仍繼父賈為由是稍；權子母，從人浮海，為颶風引去，數晝夜，至一都會，其人皆奇醜。見馬至，以為妖，群譁而走。馬初見其狀大懼，迨知國中，之駭已也。遂反，以此欺國人。遇飲食者，則奔而往，人驚遁，則啖其餘。久之，入山村，其間形貌亦有似人者，然禮如丐。馬息樹下，村人不敢前，但遙望之。久之，覺馬非噬人者，始稍近就之。馬嘆異語，其言雖異，六半可解。馬遂自陳所自。

村人喜。徧告鄰里。客非能搏噬者。然奇醜者望之。即去。終不敢  
前。其來者口鼻位置。尚皆與中國同。共羅槃酒奉焉。問其相  
駐之故。答曰。嘗聞祖父言。西去二萬六千里。有中國。其人民形  
象。率執異。但耳余之。今始信。問其何實。曰。我國取重。不在文章。  
而在形貌。其美之極者。為上卿。次任民社。下為者。上邀貴人寵。  
故得鼎烹。以養妻子。若我輩初生時。父母皆以為不祥。往置  
棄之。其不忍遺棄者。皆為宗嗣耳。問此名何國。曰。大羅刹國。都  
城在北去三十里。馬靖導往一觀。于是鷄鳴而興。引與俱去。天  
明始達都。以黑石為牆。色如墨。樓閣近百尺。然少瓦覆。以紅  
石。拾其殘塊。磨甲上。魚黑丹砂。時值朝退。朝中有冠蓋士。村人

指曰此相國也。視之。雙耳皆背生。鼻三孔。睫毛覆目如簾。又數騎出曰。此大夫也。以次各指其尉職。率鬚鬚怪異。然位漸卑。醜亦漸殺。無何馬歸。街衢人望見之。譟奔跌蹶如逢怪物。村人百口解語。市人始敢遙立。既歸國中。咸知有異人。于是搢紳大夫爭欲一廣見聞。遂令村人要馬每至一家。閭人輒闔戶。丈夫女子竊自門隙中窺語。終一日無敢延見者。村人曰。此間一執戟郎。曾為先王出使異國。所閱人多。或不以子為惧。造即門。即果喜。揖為上客。視其貌如八九十歲人。目睛突出。鬚卷如蠅。曰。僕少奉王命。出使最多。獨未至中華。今一百二十餘歲。又得見王國人物。此不可不上聞于天子。然臣卧

林下十餘年。不踐朝階。早旦為君一行。乃具飲饌。修主客禮。酒數行。出女樂十餘人。更番歌舞。貌類夜人。皆以白錦纏頭。拖朱衣及地。持唱不知何詞。腔拍恢詭。主人頽而樂之。問中國亦有此樂乎。曰有。主人請擬其聲。遂擊卓為度一曲。主人喜曰。異哉。聲如鳳鳴龍嘯。從未曾聞。翼日趨朝。薦諸國王。王忻然下詔。有二三大夫言其怪狀。恐驚朕。王乃止。即出告馬深。為扼腕。居久之。與主人飲而醉。把劍起舞。以煤塗面。張飛主人以為美。曰。請君以張飛見宰相。厚祿不難致。馬曰。將戲就可。何能易面目。當榮顯。主人強之。馬乃諾。主人設筵。邀當路者。令馬繪面以待客。至呼馬出見客。詩曰。異哉何前嫌。而今妍也。

遂與共飲甚歡。馬婆娑歌弋陽曲。一座無不傾倒。明日交章薦馬。王喜。召以旌節。既見。問中國治安之道。馬委曲工陳。大蒙嘉嘆。賜晏高宮酒。酣。王曰。聞卿善雅樂。可使寡人得而聞之乎。馬即起舞。亦效白錦纏頭作靡靡之音。王大悅。即日拜下大夫。時與私晏。思寵殊異。久而官僚知其面目之假。所至輒見人耳語。不甚與款洽。馬至是孤立。惘然不自安。遂工疏乞休致。不許。又告休沐。乃給三月假。于是乘傳載金寶復歸村。人膝行以迎。馬以金貨分給舊所與交好者。懷聲雷動。村人曰。吾儕小人受大。夫賜明。日赴海海市。當求珍玩以報。問海市何地。曰。海中市。四海蛟人集貨珠寶。四方十二國均來貿易。中多神人游戯。雲霞。

降天波濤間作貴人自重不敢犯險阻皆以金帛付我輩代購  
異珍今其期不遠矣問所自知曰每見海工朱鳥往來七日即  
市馬問行期歎同游驕村人勸使自貴馬曰我願滄海客何畏  
風濤未有幾果有踵門寄貲者遂與裝貲入船客數十人  
平底高櫓十八搖櫓激水如箭九三日遙見水雲靄漾之中樓  
閣層疊寶運之舟紛集如蟻少時抵城下視牆上碑皆長與人  
等敵樓高接雲漢維舟而入見市工所陳奇珍異寶光明射目  
多人世所無一少年乘駿馬來世人盡奔避云是東洋三世子  
世子過目生曰此非異域人即有前馬者來詰御籍生揖道左  
具展邦族世子喜曰既蒙辱臨緣分不淺于是授生騎請與連

轡乃出西城方至島岸所騎嘶躍入水生大駭失聲則見海水  
中分屹如壁立俄睹宮殿玳瑁為梁魴鱗作瓦四壁晶明鑑  
影矐目下馬揖入仰視龍君在上世子啟奏臣游市廛得中華  
賢士引見大王生前拜舞龍君乃言先生文學士必能倚官屈  
求款煩極筆賦海市幸無吝珠玉生稽首受命授以水晶之  
硯龍鬣之毫絃光似雪墨氣如蘭生立成十餘言獻殿上龍  
君擊節曰先生雄十有光永固矣遂集諸龍族謠集采霞宮  
酒笑數行龍君執爵向客曰寡人所憐女未有良匹願累先  
生先生倘有意乎生离席愧荷唯而已龍君顧左右語  
無何宮女數人扶女即出瑤環聲動鼓吹暴作絳霓晚之

實仙人也。女拜已而去。少時酒罷。凌鬟挑画燈。導生入副宮。  
女濃妝坐。間珊瑚之床。飾以八寶。帳外流蘊。綴明珠如斗大。  
衾褥皆香。更天方曙。雖女妖鬟。奔入滿側。生起趨出朝謝。拜  
為駙馬都尉。以其賦馳傳諸海。諸海龍君皆嵩員來賀。爭折  
簡招駙馬。飲生衣繡裳。坐青虬殿。而武士數十騎背雕弧。  
荷白楮。覓耀填擁。馬上彈箏。車中奏玉。三日間。遍歷諸海。  
由是龍媒之名。諫于四海。宮中有玉樹一株。圍可合抱。木瑩澈  
如白瑤璃。中有心淡黃色。稍細于臂。葉類碧玉。厚一錢許。細  
碎有濃陰。常與女嘯咏其下。花開滿樹。狀類答菰。每一瓣  
落。鏘然作响。拾視之。如赤瑤雕鏤。光明可愛。時有異鳥來鳴。

毛金碧色。尾長于身。聲等哀玉。惻人肺腑。生聞之。輒念故土。因謂女曰。亡出三年。恩慈間阻。每一念及。涕膺汗背。卿能從我歸乎。女曰。仙塵路隔。不能相依。妾亦不忍以魚水之愛。奪膝下之歡。容徐謀之。生聞之。涕不自禁。女亦嘆曰。此勢之不能兩全者也。明日。生自外歸。龍王曰。聞都尉有故土之思。詰旦趨裝可乎。生謝曰。逆旅孤臣。過蒙優寵。叩報之恩。結于肺腑。容暫歸省。當圖復聚耳。入暮。女置酒話別。生訂後會。女曰。情緣盡矣。生大悲。女曰。歸養雙親。見君之孝。人生聚散百年。猶旦暮耳。何用作兒女哀泣。此後妾為君貞。君為妾義。兩地同心。即伉儷也。何必旦夕相守。乃謂之偕老乎。若渝此盟。昏因不吉。倘雷中

饋乏人。納婢可耳。更有一事相囑。自奉衣裳。似有雀朕。煩君命名。生曰。女耶。可名龍宮。男耶。可名福海。女乞一物為信。生在羅刹國。所得赤玉蓮花一隻。出以授女。曰。三年後四月八日。君當泛舟南島。還君侍衛。女以魚革為囊。實以珠寶。授生曰。珍藏之。數世契著不盡也。天微明。王設祖帳。餽遺甚豐。生拜別出宮。女乘白羊車。送諸海濱。生上岸下馬。女致辭珍重。回車便去。少頃便遠。海水復合。不可復見。生乃歸。自浮海去。家人無不謂其已死。及至家。人皆詫異。幸翁媼無恙。獨妻已去。惟乃悟龍女守義之言。蓋已先知也。父欲為生再婚。生不可。納婢馬。謹志三年之期。泛舟島中。見兩兒坐在水面。拍流嬉笑。不動亦不

沉近引之兒啞然投生臂躍入懷中其一大啼似嗔生之不援  
已者亦引上之細審之一男一女貌皆俊秀額上花符綴玉則  
赤蓮在焉背有錦囊拆視得書云翁姑俱無恙。忽三年紅  
塵永隔。盈一水青鳥難通。結想為夢。引領成勞。茫茫藍蔚  
有恨如何也。願念奔月姮娥。且靈桂府投梭織女。猶悵銀河  
我何人斯。而能永好。具思及此。輒復破涕為笑。別後兩月。竟  
得學生。今已啁啾怀抱。頗解言笑。竟來抓梨。不母可活。敬  
以還君所贈赤玉蓮花。飾尉作信。膝頭抱兒時。猶妾在左右也。  
聞君克踐舊盟。意願斯慰。妾此生不二之死靡他。奩中珍物  
不蓄蘭膏。鏡裡新妝。久辭粉黛。君似重征人。妾作蕩婦。即

置而不視。亦何得謂非琴瑟哉。獨計翁姑。已得抱孫。曾未一  
觀新婦。揆之情理。亦屬缺然。誠後阿姑定。當往臨穴。一盡  
婦職。過此以往。則龍宮無恙。不少把握之期。福海長生。或有往  
還之路。伏惟珍重。不盡欲言。生反覆省書。攬涕。兩兒抱頸曰。歸  
休乎。生益慟。撫之曰。兒知家在何許。兒啼啞。言歸。生視海  
水茫茫。極天無際。霧鬢人渺。烟波路窄。抱兒返棹。悵然遂歸。生  
知母壽不永。周身物悉為預具。墓中植松檟百餘。逾然媼果亡。  
靈輦至冥宮。有女子纓絰臨穴。衆驚顧。忽而風激雷轟。繼以急  
雨。轉瞬已失所在。松柏新植多枯。至是皆活。福海稍長。思其  
母。忽自投入海。數日始還。龍宮以女子不得往時。掩戶泣。一日

畫暝龍宮急入止之曰見自成家哭泣何為乃賜八尺珊瑚  
一株龍腦香一帖明珠百粒八寶嵌金合一護為嫁資生聞之  
突入執手啜泣俄頃迅雷砅屋女已無矣

異史氏曰花面遙迎世情如鬼嗜痴之癖舉世一轍小慙  
小好大慙大好若公然帶髻鬚眉以游都市其不駭而走  
幾希矣彼陵陽痴子將抱連城玉向何處哭也嗚呼顯  
榮富貴當于蜃樓海市中秋求之耳

○○○田七郎

武承休、遼陽人。喜交游。所與皆知名士。夜夢一人告之曰：子交游徧海內，皆濫交耳。惟一人可共患難。何反不識問何人？曰：田七郎。非與？醒而異之。詰朝，見所游，輒問七郎。客或識為東村某獵者。武敬謁諸家，以馬密過門。未幾，一人出，年二十餘，顴目，蜂腰，着膩，恰衣，兒情，莫多白補綴。拱手于額，而向所自。武展姓，且托途中不快，借廬憩息。問七郎，答曰：我即是也。遂延客入，見破屋數椽，木岐支壁，入一小室。虎皮狼狽懸布，檻向更無杭楫可坐。七郎就地設皋比焉。武與語言詞朴質，大悅之。遽貽金作生計。七郎不受。固予之。七郎受以白母。俄頃將還，固辭不受。武

強之尋四母龍鍾而至厲色曰老身止此也。不欲令事貴客。武慙而退。歸途展轉不解其意。適從人于室後。聞母言。因以告武。先是七郎持金白母。曰我適睹公子有晦紋。必罹奇禍。聞之受人知者。分人憂。受人恩者急人難。富人報人以財。貧人報人以義。無故而得重賂。不祥。恐將取死報于子矣。武聞之深嘆母賢。然益傾慕七郎。翼日設筵招之。辭不至。武登其堂坐而索飲。七郎自行酒。陳鹿脯珠盡情禮。越日武邀酌之。乃至款洽甚懽。贈以金。即不受。武托購虎皮。乃受之。歸視所蓄。計不足償。思再獵而後獻之。入山三日。無所獵獲。會妻病。守視湯藥。不遑採藥。決旬妻淹忽以死。為營齋塋。所受金稍耗去。武親臨唁送禮。

儀優渥既葬負弩山林益思所以報武探得其故輒勸勿亟切望七郎姑一臨存而七郎終以負責為憾不肯至武因先索舊藏以速其來七郎檢視故革則蠹蝕殃敗毛盡脫懊喪益甚武知之馳行其冢極意慰解之又視敗革曰此亦復舊僕所欲得原不以毛遂輟韓出兼邀同往七郎不可乃自歸七郎終以不足報武為念累報入以九數夜得一虎全而餽之武喜治具請三日而七郎辭之堅武鍵庭戶使不得出賓客見七郎朴陋竊謂公子妄交武周旋七郎殊異諸客為易新服却不受承其家而潛易之不得已而受既去其手奉媼命返新衣索其敗綴武笑曰歸語老嫗故衣已拆作履襯矣自是七郎以鬼鹿

相服台之即不復至。武一日詣七，即值出獵，未返。媼出騎問而語曰：「再見，引致吾兒。」大不懷好意。武敬禮之，慚而退。半年許，家人忽曰：「七郎為爭獵豹，斃死人命，捉將官裡去。」武大驚，馳視之，已械收在獄。見武無言，但云：「此後，悔也。」老母武慘然，以急以重金賂邑宰，又以百金賂佐主。月餘無事，釋七，即歸。母慨然曰：「子髮膚受之武公子耳，非老身所得而愛惜者。但祝公子百無灾患。」即見媼，七即欲詣謝。武母曰：「往則往耳，見公子，勿謝也。」小恩可謝，大恩不可謝。七即見武，溫言慰解。藉七即唯，家戚怪其疎。武喜其誠篤，孕過之。由是恒數日留公子家，餽遺輒受，不復辭。亦不言報。會武初度，賓從頗多，夜舍履滿。武偕七

即卧斗室中。三僕即床下卧。二更向盡。諸僕皆睡去。兩人猶刺  
刺語。七即背劍挂壁間。忽自騰出。匍匐數寸。鈴作响。光燭爍如  
電。武驚起。七亦起。問床下卧者何人。武答皆厮僕。七即曰。此  
中必有惡人。武問故。七即曰。此乃購諸異國。殺人未嘗濡綏。迄  
得三世矣。夫首至十計。尚如新發于硎。見惡人則鳴躍。當去殺  
人不遠矣。公子宜親君子。遠小人。或萬一可免。武領之。七即終  
不樂。輾轉床席。武曰。灾祥數耳。何憂之深。七即曰。我別無恐  
怖。徒以有老母在。武曰。何遽至此。七即曰。無則便佳。蓋床下三  
人。一為林兒。是老弥子。能得主爐。一僮僕。年十二三。武所常役  
者。一李應景。拙。每因細事。與公子裂眼爭。武恒怒之。當夜

嘿念疑此人詰旦與至善言絕今去武長子紳娶王氏一日武  
出田林見居守齋中菊花方燦新婦意猶出齋遲當寂自詣摘  
菊林見突出勾戲婦致通林見強撲入室婦啼拒色變聲厲紳  
奔入林見始釋手逃去武歸問之怒禿林見竟已不知所之過  
二三日始知其技身某御史家某官都中官務皆委決于某武  
以同袍義致書索林見某弟竟置不發武益恚質詞邑宰勾牒  
雖出而贖不補官亦不問武方憤怒適七郎至武曰君言驗矣  
曰與告懇七郎顏色怏變終無一語即逕去武囑幹僕置察林  
見林見在歸為邏者所獲執見武曰掠楚之林見語侵武叔恒  
故其者恐至暴怒致禍初不如治以官法武從之挾赴公庭而

御史家刺書即至。宰釋林兒。付紀綱以去。林兒意益肆。倡言叢  
衆中誣主人。嬖與私。武無奈之。忿塞欲死。馳登街吏門。俯仰叫  
罵。里舍慰勸歸。令適愆。忽有人家白林兒被人鬻割。拋尸曠野。  
聞武驚喜。意稍得伸。俄聞御史家訟其叔侄。遂偕叔赴質。宰不  
聽辨。歎咤。武抗声曰。殺人莫須有。至辱詈搢紳。則生實為之。  
無與叔事。宰置不聞。武裂皆歆上。群役禁梓之。操杖隸皆紳家。  
走狗恒又老耄。籤數未半。奄然已死。宰見武叔垂斃。亦不復究。  
武號且罵。宰亦若弗聞者。遂舁叔歸。哀憤無所為計。因思欲得  
七郎謀而七郎終不一吊問。竊自念待伊不薄。何遽如行路人。  
亦疑殺林兒必七郎。轉念果尔。胡得不謀。于是遣人探索其家。

至則局傭寂然。鄰人并不知耗。一日某弟方在內屏。與宰閑說。值晨進薪水。忽一樵人至前。釋擔抽利刃直奔之。某惶急以手格刃。落斷腕。又一刀始決其首。宰大驚竄去。樵人猶張望四顧。諸役吏急闔署門。操杖疾呼。樵人乃自刎死。紛々集認識者。知為田七郎也。宰驚走。始出驗。見七郎僵卧血泊中。手執握刃。方停蓋審視。尸忽突然躍起。竟持宰首已而復踣。衛官捕其母子。則亡去已數日矣。武聞七郎死。馳哭盡哀。咸謂其主使七郎破產實緣當路始得免。七郎尸棄原野月餘。禽犬環守之。武厚葬之。其子流寓于登。變姓為伶。起行伍以功至同知。將軍歸逾武已八十餘。乃指示其父墓焉。

異史氏曰。一錢不輕受。正一飯不敢忘者也。賢哉。母乎。七郎者。憤未盡雪。死猶伸之。抑其何神。使荆卿能尔。則千載無遺恨矣。苟有其人。可以補天網之漏。世道茫。恨七郎少也悲夫。

公孫九娘

予一衆連坐被誅者樓霞萊陽兩縣最多一日俘數百人盡  
戮于演武場中碧血滿地白骨撐天工官慈悲捐給棺木濟城  
工肆材木一空以致伏刑東鬼多墓南郊甲寅間有萊陽生至  
殺下有親友二三人亦在誅數因市褚帛酹奠憐愴就稅舍  
于下院之僧明日入城營幹日暮未歸忽一少年造室來訪見  
生不在脫帽登床着履仰卧僕人問其誰合眸不對既而生歸  
則暮色朦朧不甚可辨自詣床下問之瞠目曰我侯汝主人  
絮絮逼問我豈暴客耶生笑曰主人在此少年即起着冠揖而  
坐極道寒暄听其音似曾相識急呼燈至則同邑鄉生亦死于

七之唯者大駭却走未曳之云僕與君文字之交何易于情我雖  
鬼故人之念耿々不忘今有所讀願無以異物猜薄之生乃坐請  
所命曰令女甥寡居無耦僕欲得主中饋屢通媒妁輒以無  
尊長命為辭幸無惜齒牙餘惠先是生有女甥早失恃遺  
生鞠養十五始歸其家倖至濟南聞父校刑驚而絕生曰渠  
自有父何我之求朱曰其父為猶子殿視去今不在此問女甥  
向依阿誰曰與鄰媼同居生憫生人不能作鬼媒朱曰如蒙金  
諾還屈玉趾遂起握生手生固辭問何之曰第行勉從與去北  
行里許有大村落約數十百家至一第宅朱表以指彈扉即有  
出豁開西扉問朱何為曰煩達娘子云阿舅至媼旋反頃復出

邀生入。顧朱曰：「兩祿茅舍，子大隘。」公子門外少坐，候生從之。入，見半畝荒庭，列小室二。女甥迎門，啜泣。生亦泣。室中燈火熒然，女貌秀潔如生，凝目含涕，徧問姪姑。生曰：「具各無恙，但荆人物故矣。」女又嗚咽曰：「兒少受舅姪撫育，尚無寸報，不啻先葬溝瀆，殊為恨。」舊年伯家大哥遷去，置兒不一念。數百里外，伶仃如秋燕，舅不以沉魂可棄，又蒙賜金帛，兒已得之矣。生以朱言告。女俛首無語。媼曰：「公子曩托楊姥三五返，老身謂是大好小娘子，不肯自聘，得舅為政。方此意慊得，言次一十七八女，即從一青衣遽掩入，瞥見生，轉身欲遁。女牽其裾曰：『勿須，尔是阿舅生揖之。』女即亦歛衽，甥曰：『九娘棲霞公孫氏阿爹故家。」

子今亦窮波斯落、不稱意。旦晚與兒還往。生睨之笑。彎秋月。羞暈朝霞。實天人也。曰。可知是大家。蝸廬人焉得如此媚好。甥笑曰。且得女學士詩詞俱大高作。兒稍得指教。九娘微哂曰。小婢無端敗壞人教。阿舅垂冷也。甥又笑曰。舅新絃未續。若個小娘子。頗能快意否。九娘笑奔出曰。婢子朝瘋作也。遂去。言雖近戲。而生殊愛好之。甥似微察。乃曰。九娘才貌無雙。舅尚不以真娘致猜。兒嘗請諸其母。主大悅。然慮人鬼難匹。女曰。魚傷彼與舅有夙分。主乃出。女送之曰。五更月明。人靜。當遣人往相迎。生至戶外。不見朱。翹首西望。月啣半規。窗黃中。恍認旧徑。見南面一第。朱坐門石上。起迎曰。相待已久。寔舍即勞垂顧。遂攜

手入。設一展謝。出金爵一。骨珠百枚。曰。他無長物。聊代餽儀。既而曰。家有濁膠。但幽室之物。不足款嘉賓。奈何。主搗謝而退。未送。至中途。始別。生歸。僧僕集問。隱之曰。言鬼者妄也。適友人飲耳。后五日。朱果來。整履搖箴。意甚欣。方至戶。望塵即拜。笑曰。君嘉禮既成。慶在旦夕。便煩枉步。生曰。以無回音。尚未致聘。何遽成禮。朱曰。僕已代致之。生深感荷。從與俱去。直達卧所。則女甥華妝迎笑。生問何時歸。女曰。三日矣。生乃出所贈珠為甥助妝。女三辭乃受。謂生曰。兒以舅意。白公孫老夫人。夫人作大懽喜。但言老耄無他骨肉。不欲九娘娘故遠嫁。期今夜舅往贅諸其家。伊家無男子。便可同郎往也。朱乃導。

去村將盡一第門開二人登其堂俄白老夫人至有二青衣扶  
姬升階主欲展拜夫人云老朽龍鍾不能為礼官即脫過幅指  
畫青衣進酒高會未乃喚家人另出肴俎列置生前六別設一  
壺為客行觴楚中進饌無異人世然主人自舉殊不勸進既而  
席罷未歸青衣導主去入室則九娘華燭凝待邂逅含情極盡  
歡晤初九娘母子原解赴都至郡母不堪困苦死九娘自到  
枕上追述往事哽咽不成眠乃口占兩絕云昔日羅裳化作塵  
空將業果恨前身十年露冷楓林月此夜初逢畫閣春白楊風  
雨遠孤墳誰想陽臺更作雲忽啟錢金箱裡看血腥猶染白羅  
裙天將明君役司君宜且去勿驚廝僕自此畫來宵注雙鳳珠

甚一夕問九娘此村何名曰某霞里中多兩處新鬼因以為  
名生聞之歎歎女悲曰千里柔魂蓬遊無底母子零孤言之愴  
惻幸念一夕思慕收兒骨歸葬墓側使百得所依棲死且不朽  
生諾之女曰人鬼路殊君不宜久滯乃以羅襪贈生揮淚托別  
生凄然出惻惻不忍歸因過拍朱氏之門朱白足出逆甥亦起  
雲髻鬢鬆驚來省問生惆悵移時始述九娘語女曰姪氏  
不言兒亦夙夜省之此非人置世不可久居于是生含涕而別  
叩寓歸寢展轉申旦欲覓九娘之墓則忘問誌表及夜復  
往則千墳累累竟迷村路嘆恨而返展視羅襪着風寸斷  
腐如灰燼遂治裝東旋半載不能自釋復如繆門莫有所

遇及抵南郊日勢已晚息樹下趨詣叢葬所但見墳北萬接  
迷目榛荒鬼火孤鳴駭人心目驚悼歸失意逖逖返轡遂東  
行里許遙見一女立邱墓上神情意致怪似九娘揮鞭就視  
果九娘下與語女逕走若不相識再逼近之色作怒舉袖  
自障頓呼九娘則烟然滅矣

異史氏曰。春草沉羅血滿胸臆。東山傳珎。泪漬泥沙。古有  
孝子忠臣。至死不諒于君父者。公孫九娘。豈以負骸骨之  
託。而怨懟不釋于中耶。睥睨間物。不能拘以相示。冤乎哉。

○○促織

宣德間宮中尚促織之戲。戕征民間此物。故非西產。有華陰令  
款媚上官。以一頭進試。使聞而才。因責常供。令以責之里正。市  
中游俠兒得佳者。籠養之。昂其直。居為奇貨。里胥猾黠。假此科  
歛丁口。每責一頭。輒傾數家之產。邑有成名者。操童子業。久不  
售。為人迂訥。遂為猾胥報充里正役。百計營謀。不能脫。不終歲  
薄產累盡。會征促織。成不敢歛戶口。而又無所賠償。憂悶欲  
死。妻曰。死何益。不如自行挾覓。冀有萬一之得。成然之。早出暮  
歸。提竹筒銅絲籠。于敗堵叢草處。探石發穴。靡計不施。迄無濟  
即捕即三兩頭。又劣弱不中于款。宰嚴限追比。旬餘至百兩。股

間膿血流離，并出不能行，捉矣轉側床頭，惟思自盡。時村中來一駝背巫，能以神卜，成妻具資詣問，見紅女白婆，填塞門戶，入其室，則密置巫簾，外設香几，問者焚香于鼎，再拜，巫從傍望空代祝，唇吻翕聞，不知何詞谷，竦立以听。少間，簾內擲一紙出，即道人意中事，無毫髮爽。成妻幼錢業工，焚香以拜，食頃，簾動，片紙拋落，拾視之，非字，而面中繪殿閣蘭若，后小山，下怪石崩卧，針、叢棘、青麻頭伏焉。旁一壑，若將跳踴，展玩不可曉。然睹促織，隱中胃怀，摺蕺之歸，以示成，反覆自念，得無教我獵虫所耶？細瞻景狀，與村東大佛閣真逼似，乃強起，扶杖執齋詣寺，后有古陵蔚起，循陵而走，見蹲石鱗，儼然類面，遂於蒿

菜中側听徐行。似尋針芥。尋之多時。絕無踪响。冥搜未已。一癩  
頭蒸。猝然躍去。成益愕。急逐之。暮入草間。跼跡披求。見有出伏  
棘根。遽撲之。入石穴中。搽以尖草。不出。以筒水灌之。始出。狀極  
俊健。逐而得之。審視。巨身修尾。青項金翅。大喜歸。舉家慶賀。  
于是土于缶而芥之。燂白粟黃。倍極護愛。留待限期。以責塞  
官責。成之子竊發。益視之。虫徑躍去。及撲入手。已股落腹裂。  
斯須就斃。兒懼啼告母。聞之。面色灰死。大罵曰。業根死矣矣。  
翁歸。目與汝覆笑耳。未幾成入。聞妻言。如被冰雪。怒索兒。  
已投入片中。因而化怒為悲。搶呼欲絕。夫妻向隅。茅舍無烟。相  
對嘿然。不復聊賴。日將暮。取兒藁葬。近撫之。氣息惛然。喜寢。

榻上。半夜復甦。夫妻心稍慰。但蟋蟀籠靈。預之則氣斷。亦不敢復窺。兒自昏達曙。目不交睫。東曦既駕。僵卧長愁。忽聞門外虫鳴。驚起覘視。虫宛然尚在。喜而捕之。一鳴輒躍。去行且靈。覆之以掌。靈若無物。手裁舉。則又起而躍。急趨之。折過牆隅。迷其所往。徘徊無四顧。見虫伏壁上。審諦之。短小黑亦色。類非前物。成以其小。方之。惟務徑瞻顧。尋所逐者。壁上小虫忽躍落襟袖間。視之形若土狗。梅花翅。方首長腹。意似良。喜而收之。將獻公堂。揣已恐不當。意思試之。聞以視之。村中少年好事者。馴養一虫。自名蟬殼青。日與子弟角。無不勝。欲居之以爲利。而高其直。亦無售者。迺道虛訪成。視

成所蓄。掩口胡盧而笑。因出己虫。納比籠中。成視之。龐然  
脩偉。自增慚怍。不敢與較。少年固強之。顧念蓄為物。終無所  
用。不如殢搏一笑。因合納閉蓋。小虫伏不動。蠢若木雞。少年  
又大笑。試以猪鬃毛。撩撲虫鬚。仍不動。少年又笑。屢撩之。  
虫暴怒。直奔。遂相騰擊。振奮作聲。俄見小虫躍起。張尾伸  
鬚。直齧敵領。少年大駭。解令休止。虫翹然矜鳴。似報主知。成  
大喜。方共瞻玩。一雞啼來。逗進一啄。成駭立愕。呼。幸啄不中。  
虫躍去。尺有咫。雞健進。逐逼之。虫已在爪下矣。成倉猝莫知  
所救。頓足失色。旋見雞伸頸擺撥。臨視則虫集冠上。力吓  
不釋。成益驚喜。捉置籠中。翼日進宰。其小怒訶。成述其

異宰不信試與他虫聞虫盡靡又試之雞果如成言乃賞  
成猷諸撫軍撫軍大悅以金籠進上細訊其能既入宮中舉  
天下所貢蝴蝶螳螂油利捷青然額一切異狀備試之無出其  
右者每聞琴瑟之聲則應節而舞益奇之上大嘉悅詔賜  
撫名馬衣緞撫軍不忘所自無何宰以卓異聞宰悅免成役  
又囑學使俾入邑庠由此以善養出名屢得撫軍殊寵  
不數載田百頃樓閣萬楹牛羊蹄蹤各千計一出門裘馬  
過世家焉。

異史氏曰天子偶用一物未必不過此已忘而奉行有即  
為定例加之官貪吏虐民日貼婦賣兒更無休止故天子一

跼步皆關民命不可忽也。第成氏子以蠹質以促織富。來  
馬揚。以當其為里正受朴責時。豈意其至此哉。天將以  
耐長厚者。遂使撫臣令尹。並受促織恩蔭。聞之一人飛  
昇。仙及難大信夫。

○保佳

吳藩未叛時。嘗諭將士。有獨力能擒一虎者。優以廩祿。號打虎將。中一人名保佳。捷捷如猱。即中建高樓。梁木初架。佳沿樓角而登。頃刻至頂。立脊標上。疾趨而行。凡三四返。已乃踴身躍下。直立挺然。王有愛姬。善琵琶。所御琵琶。以暖玉為牙柱。抱之一室。生溫。姬寶藏。非王手諭。不出示人。一夕宴集。客請一觀其異。王適脩期。以翼日。時住在側。曰。不奉王命。臣能取之。王使人馳告府中。內外戒備。然後遣之。佳踰十數重垣。始達姬院。見燈輝室中。而門高銅。不得入。廊下有鸚鵡宿架。上保乃作猫子叫。既而鸚鵡鳴。疾呼猫來。擺撲之聲且急。

聞姬云。繡姐可急視。鵲被撲殺矣。住隱身暗處。俄一女  
子挑燈出。身甫離門。住已塞入。見姬守琵琶在几上。住携趨  
出。姬愕呼冠至。防者直起。見住抱琵琶走。逐之不及。擗矢  
如雨。住躍登樹上。墻下故有大槐三十餘章。住穿樹行。杪如鳥羽  
枝。初盡登屋。盡登樓。飛奔殿閣。不啻翅。姬潛然不知所在。客方  
飲。住抱琵琶飛落簷前。門高如故。雞犬無聲。

### 蛙曲

王子與言。在都時。嘗見一人作劇。于市携木盒作格。凡十  
有二孔。每孔伏蛙以細杖敲其首。輒哇然作鳴。或與金錢。  
則亂擊蛙頂。如拊雲籥之樂。宮商詞曲。了不可辨。

○庫官

鄒平張華東奉旨祭南岳道出江淮間將宿驛亭前驅白驛中有怪異不可宿張弗聽宵分剋劍而坐俄聞驛聲入則一領白皂皂紗黑帶怪而問之吏稽首曰我庫官也為大人典藏有日矣幸節鉞遙臨下官釋此重負問庫存幾何答云二萬三千五百金公慮多金累微約歸時盤驗吏唯唯而退張至南中餽遺頗豐及還宿驛亭吏復出謁及問庫物曰已撥遼東兵餉矣深訝其前後之乖吏曰人世祿命皆有額數銖銖不能增損大人此行應得之數已得矣又何求言已竟去張乃計其所獲與庫數適相脗合方嘆飲歌有定不可妄求也

土地夫人

寫橋王炳者。出村見土地祠中出一美人。顧形甚殷。試挑之。惓然  
樂受。狎昵無所。遂期夜奔。炳因告以居址。至夜果至。極相悅愛。  
問其姓名。因不以告。由此往來不絕。時炳與妻共榻。美人亦必來  
與交。妻亦不覺其有人。炳訴問之。美人曰。我土地夫人也。炳大駭。  
亟欲絕之。而百計不能阻。因循半載。病憊不起。夫人來更頻。家  
人都見之。未幾病果卒。美人猶日一至。炳妻叱之曰。淫鬼。不自羞  
人。已死矣。復來何為。美人遂去不返。

土地雖小。亦神也。豈有任婦自奔者。不知何物淫昏。遂使千  
古下。謂此村有污賤不謹之神。寃哉。

○○○狐諧

萬福字子祥博興人幼業儒家貧而運蹇年二十有奇尚不能振一第鄉中沈俗多報富戶役長孺者至碎破其家萬適報充役俱而逃如濟南稅居逆旅夜有奔女顏色頗麗萬悅而私之問姓氏女自言實狐然不為君崇萬喜而不疑女屬勿與客共遂日至與共卧處凡日用所需無不仰給于狐居無何二三相識輒來造訪恒信宿不去萬厭之而不忍拒不得已以實告客上願一睹仙容萬白于狐曰見我何為哉我亦猶人耳聞其聲不見其人客有狐得言者善譔因請見且曰得聽嬌音魂魄飛越何客客華佗使人聞聲相思狐笑曰賢孫子欲為

高曾奴作行樂圖耶。衆大笑。狐曰：我爲狐，請與客言狐典。願聞之否。衆唯唯。狐曰：昔某村旅舍，故多狐。輒出崇行客。客知之，相戒不宿其舍。半年門戶蕭索。主人大憂。甚諄言狐忽有一遠方客，自言異國人，望門休止。主人大悅，甫邀入門，即有途人陰告曰：是家有狐。客惧，自主人欲他徙，主人力白其妄。客乃止。入室方卧，見群鼠出于牀下。客大駭，驟奔急呼有狐。主人驚問客怒曰：狐巢於此，何誑我言無主。人又問所見何狀。客曰：我今所見細。公麼不是狐兒。必當是狐孫子。言罷，塵客榮然。孫曰：既不賜見，我輩當勿去。阻尔陽臺。狐笑曰：寄宿無妨。倘有小逆犯，幸勿介懷。客恐其惡作劇，乃共散去。然數日必一來索。

狐笑罵狐語甚。每一語即顛倒賓客滑稽者不能屈也。群戲呼為狐娘子。一日置酒高會。萬居士入位。孫興二客分左右。上設一榻待狐。狐不善酒。咸請坐談。許之。酒數行。衆擲骰為瓜蔓之令。客值瓜色會當飲。戲以觥移上座曰。狐娘子太清醒。暫借一杯。狐笑曰。我故不飲。願陳一典以佐諸公。飲孫掩耳不樂聞。客皆曰。罵人者當罰。狐笑曰。我罵狐何如。衆曰。可。于是傾耳共聽。狐曰。昔一大臣出使紅毛國。着狐腋冠。見國王。王見而異之。問何皮毛溫厚。乃尔大臣以狐對。王曰。此物生平未曾得聞。狐字畫何等。使臣畫空而奏曰。右邊是一大瓜。左邊是一小瓜。王客又復開堂。二客陳氏兄弟。一名所見。一名所聞。見

孫大寔乃曰。雄狐何在。而縱鳩狐流毒若此。狐曰。適一典設。猶未終。遂為群妖所亂。請終之。國王見使臣乘一騾。甚異之。使臣告曰。此馬之所生。又大異之。使臣曰。中國馬生騾。王細問其狀。使臣曰。馬生騾。是臣所見。騾生駒。是所聞。舉生又大笑。衆知不敵。乃相約。后有開謔端者。罰作東道主。頃之酒酣。孫戲謂萬曰。一聯請君屬之。萬曰。何如。孫曰。妓者出門訪情人。來時萬福。去時萬福。衆屬思未對。狐笑曰。我有之矣。對曰。龍王下詔求直諫。鯨也得言。龜也得言。衆絕倒。孫大恚曰。適與尔盟。何復犯我。狐笑曰。罪誠在我。但非此不能確對耳。明日設席以靖。吾過。相笑而罷。狐之詼諧。不可殫述。

居數月與萬偕歸及博興界告萬曰我此處有葭葦親往  
來久梗不可不一訊日且暮與君同寄宿待旦而行可也萬  
詢其處指言不遠萬疑前此故無村落姑從之二里許果見  
一庄生平所未歷狐往叩門一倉頭出應門入則重門疊閣宛然  
世家俄見主人有翁與媪揖萬而坐列筵豐盛待萬以姻婭  
遂宿焉狐早謂曰我速偕君歸恐駭聞聽君直先往我將  
繼至萬從其言先至預白於家人未幾狐至與萬言笑人盡  
聞之不見其人逾年萬復事於濟狐又與俱忽有數人來  
狐從與語備極寒暄乃語萬曰我本陝中人與君有夙因遂從  
許時今我兄弟來將從以歸不能周事留之不可竟去

○○○姊妹易嫁

掖縣相國毛公家素微其父常為人牧牛時邑世族張姓有新阡在東山之陽咸經其側開墓中以訃聲曰若等速避去勿久涸貴人宅張聞亦未深信既又頻得夢警曰汝家墓地本是毛公佳城何得久假此由是家數不利客勸徙葬言張乃徙焉一日相國父收出張家故墓猝遇而匿身廢墟中已而雨甚潦水奔穴崩潰湛注遂溺以死相國時尚孩童母自詣張丐尺地掩兒父張問其姓氏大異之往視溺死所儼當置棺處更駭乃使就故壙窆焉且令携若兄來葬已母偕兄詣張謝張一見輒喜即留其家教之誦以齒子弟行又請以長女妻兒

母謝不敢張妻卒許之然其女甚薄毛家慙之意時形  
言色且曰我死不從收牛兒及親迎新郎入宴彩輿在門  
女方棲袂向隅而哭僅之妝不妝勸亦不解比新郎告行鼓樂  
大作女猶眼零雨而首飛蓬也父入勸女不聽怒逼之哭益厲  
父無奈家人報新郎欲行父出口衣妝未竟婿即少待又奔  
入視女往復數番女終無回意其父周張欲死皇急無計其以女  
在側因非其姊苦逼勸之姊怒曰小妮子亦學人喋語爾何不從  
他去妹曰呵爺原不曾以妹子屬毛郎若以妹子屬毛郎何煩  
姊之勸駕耶父聽其言慷慨因與伊奴竊議以次易長奴即向  
次女曰逢逢婢不遵父母命今欲以兄代姊兄肯行否女慨然曰

父母之命。即乞馬不敢辭。何以見毛家。即便終身。餓死。予  
父母大喜。即以姊妝妝女。登車徑去。入門。夫婦雅敦。好述。弟女  
素病赤鬚。毛即稍介意。及知易嫁之說。益以知己德女。無何毛  
即補博士弟子。往應鄉試。經王舍人莊店主先一夕夢神曰。旦夕  
有毛解元來。後且脫汝于厄。可善待之。以故晨起。專伺察東來  
客。及得公甚喜。供具甚豐。且不索直。公問故。特以夢兆告。公頗自  
負。松計女髮髻。慮為顯者笑。富貴後當易之。及試竟落第。  
偃蹇喪志。報見主人。不敢復由王舍。迂道歸家。逾三年。再赴試。  
店主人延候如前。公曰。爾言不驗。殊慚祇奉。主人曰。秀才以陰欲  
易妻。故彼冥司默落。豈吾夢不足驗耶。公愕然問故。主人曰。別

後復夢神告。故知之。公聞而惕然。悔快木立若偶。主人又曰。秀才  
宜自愛。終當作解首。入試果舉。賢書第一。夫人髮亦尋長。雲  
鬟妻綠。倍增嫵媚。其姊適里中富兒。意氣自高。大蕩情。家漸  
陵替。負無煙火。聞妹為孝廉婦。彌增愧怍。姊妹輒避路而行。  
未幾良人又卒。家落毛公。又權進士。女聞刺骨自恨。遂忿然廢  
身為尼。及公以宰相歸。強進女行者。詣府謁問。真有所貽。  
比至。夫人餽以綺縠羅綃若干足。以金納其中。行者携歸。見  
師。亡失所望。恚曰。與我金錢。尚可作新衣。此物我何所須。  
遽令送回。公與夫人疑之。啓視。則金具在。方悟見却之意。笑  
曰。汝師百金。尚不能任。焉有福澤。從我老尚書也。遂以五

十金付尼去且囑曰將去作尔師用度但恐福薄人難承受耳行者歸告其師啞然自嘆松念生平所為率自顛倒美惡避就繫豈由人耶後王舍店主人以人命速繫囹圄公乃為力解釋罪

異史氏曰張家故墓毛氏佳城斯已奇矣余聞時人有大姨夫作小姨夫前解元為後解元之戲此豈慧黠者所能較計耶嗚呼彼蒼者天久已焚亡何至毛公其應如嚮耶

○○績黃梁

福建曾孝廉捷南宮時與二三同年遨遊郭外聞毘盧禪院寓一星者往詣問卜入揖而坐星者見其意氣揚已稍佞諛之曾捫筭微笑便問有蟒玉否星者曰二十年太平宰相曾大悅氣益高值小雨乃與遊侶避雨僧舍中一老僧深目高鼻坐蒲團上淹蹇不為禮振一舉手登榻自話尋以宰相賀曾心氣殊高便指問道曰某為宰相時推張年文作南撫家中表為參道我家老蒼頭亦得小千把余頃足矣一座大咲俄聞門外雨益傾注曾倦伏榻間忽見有二中使賁天子手詔召曾太師決國計曾得意榮寵亦烏知其非有也疾

趨入朝。天子前席溫語良久。命三品以下聽其黜陟。不必奏聞。即賜蟒服一襲。玉帶一圍。名馬二匹。曾被服稽拜以出入。家則非舊所居第。繪棟雕榱。窮極壯麗。自亦不鮮。何以遽至于此。然撫髯微哂。則應諾雷俄。而公卿贈海物。偃倭足恭者。叠出其門。六卿來。倒屣而迎。侍郎輩揖與語。下此者。頷之而已。晉撫倪士樂十人。皆是好女子。其尤者為嬭。為仙。二人尤。歲寵顧。科頭沐沐。日事聲歌。一日念微時。嘗得邑紳王子良。月濟。我今置身青雲。渠尚蹉跎仕路。何不一引手。早日一疏。薦為諫議。即奉俞旨。立行擢用。又念郭太僕嘗睚眦我。即傳昌給諫。及侍御陳昌等。授以意旨。

越日彈章交至奉旨削職以去恩然了已頗快心意偶出郊衢  
醉人造觸鹵簿即遣人縛付京尹立斃杖下接第連所者皆  
畏勢猷沃產自此富可埒國無何而嬖已仙以次殂謝朝夕  
遐想忽憶曩年見東家女絕美每思購充膝御輒以緡簿遺  
宿願今日事可適志乃使幹僕數輩強納質于其家俄頃膝  
輿昇至則較之昔望見時尤艷絕也自領生平于願斯足又逾  
年朝士竊以似有腹非之者然揣其意各恐為左使焉嘗亦高  
情盛氣不以置懷有龍圖學士包拯上疏其畧曰竊以曾某  
原一飲賭無賴市井小人一言之合榮膺聖眷父紫兄朱恩寵  
為極不思捐軀摩瑣以報萬一反志胸臆擅作威福可死之罪

擢髮難數。朝廷名器。居為奇貨。量缺肥瘠。為價重輕。因而公卿將士。盡奔走于門下。估計營緣。儼如負販。仰息望塵。不可算數。或有保士賈臣。不肯阿附。輕則置之閑散。重則視以編氓。甚且一臂不袒。輒逢鷹犬之奸。片語不和。連累豺狼之地。朝士為之寒心。朝廷因而孤立。又且平民膏腴。任肆蠶食。良家女子。強委禽妝。冷氣冤氣。暗無天日。奴僕一動。則守令承顏。書函一投。則司院枉法。或有廝養之兒。爪齒之烈。出則秉傳。風行雷動。地方之供給稍遲。馬上之鞭撻立至。荼毒人民。奴隸官衙。邑從所臨。野無青草。而某方炎之赫。怙寵無悔。召對方承于闕下。妻非輒進。于吾前。委蛇不退。于自公。聲歌已起。于後苑。聲色狗馬。晝夜

荒淫。圖計民生。固存念慮。世上寧有此宰相乎。內外駭訛。人情洶  
洶。若不急加斧鑕之誅。勢必釀成採薪之禍。臣拯夙夜祇懼。  
不敢寧處。冒死列款。仰違宸聽。伏祈斷奸佞之頭。藉貪冒  
之產。上回天怒。下快輿情。如果臣言虛謬。刀鋸鼎鑊。即加臣身。  
云云。疏上。曾聞之氣魄悚慄。如飲冰水。幸而皇上優容。留中不  
發。又繼而科道九卿。交章劾奏。即旨之拜門牆。稱假父者。亦反  
顏相向。奉旨籍家。充雲南軍子任。平陽太守。已差員前往提  
問。曾方聞旨。驚惶。旋有武士數十人。帶劍操戈。直抵內寢。褫其衣  
冠。與妻并繫。俄見數夫運貨于庭。金銀鈔以數百萬。珠翠  
瑤玉數百斛。帷幕簾榻之屬。又數千事。以至兒穉女婦。道墜

庭階。曾一一視之。酸心刺目。又俄而一人掠美妾出。披髮嬌媚。王  
容無主。悲火燒心。含憤不敢言。俄樓閣倉庫。並已封誌。立地曾  
出。監者率羅曳而出。夫妻吞聲就道。求一下驢。力車。少作代步。亦  
不可得。十里外。妻足弱。欲傾跌。曾時以一手相攀引。又十餘里。已亦  
困憊。欲見高山。直挿雲漢。自憂不能登越。時挽妻相對泣。而監者  
睥目來窺。不容稍停驂。又顧斜日已墜。無何投止。不得已。參差  
盤旋而行。比至山腰。妻力已盡。泣坐路隅。曾亦憊止。任監者以罵。  
忽聞百聲齊譟。有群盜各操利刃。踞梁而前。監者大駭。逸去。  
曾長號告曰。孤身遠謫。囊中無長物。哀求宥免。群盜裂眦。  
宣言我輩皆被害。寬民祇乞得佞賊頭。他無索取。曾忽叱曰。

我雖待罪乃朝廷命官賊子何敢尔賊亦怒以巨斧揮曾項覺  
頭墮地作聲魂方駭疑即有二鬼來反接其手驅之行一踰數刻  
入一都會頃之觀宮殿上一醜形王者凭几決罪福曾前匍伏請  
命王者閱卷終數行即震怒曰此欺君悞國之罪宜置油鼎萬  
鬼群和聲如雷雲即有巨鬼捧至墀下見鼎高七尺已來四圍  
熾炭鼎足盡赤曾竄竦哀啼竄跡無路鬼以左手執髮右手  
握踝拋置鼎中覺塊然一身隨油波而上下皮肉焦灼痛徹于心  
沸油入口煎烹肺腑念欲速死而萬計不能得死約食時鬼乃以  
巨叉取曾復伏堂下王又撫冊籍怒曰倚勢凌人合受刀山獄  
鬼復捧去見一山不甚廣濶而峻削壁立利刃縱橫亂如密

筭先有數人。冒腸刺腹于其上。呼號之聲。慘絕心目。鬼促曾上。曾大哭。退縮。鬼以毒鉗刺腹。曾負痛乞憐。鬼怒捉曾起。望空力擲。覺身在雲霄之上。卓然一落。交于胸。痛苦不可言狀。又移時。身軀重。釐刀孔漸潤。忽焉脫落。四支蜷屈。鬼又逐以見王。王命會計生平。貴爵。帶名。枉法。霸產。所得金錢幾何。即有顰鬚人持籌握算。曰。二百二十一萬。王曰。彼既積來。遂令飲。却少間。取金錢堆塔上。如邱陵。漸入鉄釜。鎔以烈火。鬼使數輩。更相以杓灌其口。流膈則皮膚皴裂。入喉則臟腑騰沸。生時患此物之如是。時患此物之如是也。半日方盡。王者令押去甘州。為女行教。步見架。上鉄梁。圓可數尺。綰一火輪。其大不知幾。伯由白焰生。五采光。耿

雲霄鬼捷使登輪。方合眼躍登。則輪隨足轉。似覺傾墜。遍體  
生涼。開目自顧。身已嬰兒。而父也。視其父母。則懸鵲敗絮。  
土室之中。瓢杖猶存。心知為乞人子。日隨乞兒。托鉢腹餓。不  
得一飽。著敗衣。風常刺骨。十四歲。鴛與顧秀才偕。膝寒。衣食  
粗足。自給。而家室得甚。日以鞭笞從事。輒用赤鐵烙胸乳。幸  
良人頗憐愛。稍自寬慰。東鄰惡少年。忽踰牆來。逼與私。乃  
自念前身惡孽。已被鬼責。今那得復爾。于是大聲疾呼。良  
人與婦婦盡起。少年始竄去。一日秀才宿諸其室。枕上嘆云。  
方自訴冤苦。忽震厲一聲。室門大闢。有兩賊持刀入。竟決秀  
才首。囊括衣物。團伏被底。不敢作聲。既而賊去。乃喊奔婦室。

孺大驚。相與泣聽。遂疑妄以奸夫殺良人。狀白刺史。刺史嚴鞠。竟以酷刑誣服。律擬凌遲處死。繫赴刑所。曾中寃氣扼塞。距踊聲屈。覺九幽十八獄。無此黑點也。正悲號間。聞遊者呼曰。兄魔耶。豁然悟。見老僧猶跏趺座上。同侶競相謂曰。目暮腹枵。何久酣睡。曾乃慄慄而起。僧微笑曰。宰相之占驗否。曾益驚異。拜而請教。僧曰。修德行仁。火坑中有青蓮也。山僧何知焉。曾勝氣而來。不覺喪氣而返。臺閣之想。由此淡焉。後入山。不知所終。

異史氏曰。夢固為妄想。亦非真。彼以虛作神。以幻報黃。梁將熟。此夢在所必有。當以附之邯鄲之後。

○○○辛十四娘

廣平鳴生。少輕脫縱。酒跡與偶行。遇一少女。著紅帔。容色媚  
好。從小奚奴。踰露奔波。履襪沾濡。心竊好之。薄暮醉歸。道  
側故有蘭若。久蕪廢。有女子自內出。則向麗人也。忽見生  
來。即轉身入。陰懸晨者。何得在禪院中。繫驢于門。往覘其  
異。入則斷垣零落。堦上細草如毯。傍徨間。一斑白叟出。衣帽  
整潔。問客何來。生曰。偶過古剎。欲一瞻仰。因問翁何至此。  
叟曰。老夫流寓無所。暫借此安頓。細小。既承羅降。山茶可  
以當酒。乃肅賓入。見殿后一院。石路光明。無復榛莽。入其室。則  
簾幌未暮。香霧噴人。坐展姓字。云紫雲。姐辛。生乘醉遽問。

曰聞有女公子未遭良匹竊下自揣願以鏡台自獻辛笑曰客  
謀之荆人生即索筆為詩曰千金覓玉杵殷勤手自將雲  
英如有意親為擣元霜主人笑付左右少間有婢與辛耳  
語辛起慰客耐坐辛意入隱約數語即趨出生意必有佳  
報而辛乃坐與啜噉不復有他言生不能忍問曰未審意  
旨幸釋疑抱辛曰君卓犖士傾風已久但有私衷所不敢  
言耳生因請辛曰弱息十九人嫁者十二有無命任之荆  
人老夫不與焉生曰小生祇要得今朝鎮小巢奴帶露行  
首幸不應相對默然聞房內嚶七賦語生乘醉舉簾曰仇  
讎既不可得當一見顏色以消吾憤內聞鉤動群立愕然果

有紅衣人振袖袖襲亭上粘帶望見生入徧室張皇幸忽命數人梓生出酒愈湧上倒捧燕中瓦石亂落如雨幸不着體因移時聽驢子猶齧草路側乃起跨驢踉蹌而行夜色迷惘誤入澗谷狼奔鴟叫豎毛寒心踟躕四顧並不知其何所遙望蒼林中燈火明滅疑必村落竟馳投之仰見高閣以策趨門內問曰何人半夜來此生以失路告內曰待達主人生累足驚疑忽聞振管闌扉一健僕出代客捉驢生入見室甚華好堂上張燈火少坐有婦人出問客姓氏生以告踰刻青衣數人扶一老姬出曰即君至生起立肅身欲拜姬止之坐謂生曰爾非馮雲子之孫耶曰然姬曰子當是我彌甥老身鍾馗并歿殘年向盡骨

由之間。殊多垂憫。生曰：「兒少失怙，與我祖父處者，十不識一焉。素未拜省，乞便指示。」姬自曰：「子自知之。」生不敢復問。坐對懸想。姬曰：「甥深夜何得來此？」生以胆力自矜，謂遠歷陳所，迺姬笑曰：「此大好事。况甥名士，殊不玷于姻妯。野狐精何得強自高？甥勿慮，我能為若致之。」生謝唯唯。姬顧左右曰：「我不知辛家女兒，遂如此端好。」青衣人曰：「渠有十九女，都甜口，有風格，不知官人所聘，行幾生曰：「年約十五餘矣。」青衣曰：「此是十四娘。」三月間，嘗從阿母壽。郡君何忘却？姬笑曰：「是非刻薄，翻為高履，實以香屑蒙紗而步者乎？」青衣曰：「是也。」姬曰：「此婢大會作意，弄媚巧，然果窈窕阿媽，實鑒不謬。」即謂青衣曰：「可遣小鬟，以喚之來。」青

衣應諾去。移時入白。呼得辛家十四娘至矣。旋見紅衣女子。望  
姬俯拜。姬曰。后為我家甥婦。勿得僭婢子禮。女子起。甥曰。而立  
紅袖低垂。姬理其髮。髮捻其耳環。曰。十四娘近在閨中。作麼  
生。女低應曰。閨來只挑繡。回首見生羞縮不安。姬曰。此吾甥  
也。盛意與兒作姻好。何便教遂遂。終夜窸窣。谷女低首無語。  
姬曰。我與汝非他。欲為吾甥作伐耳。女默而已。姬命掃榻展衾。  
褥。即為合衾。女顚然曰。還以告之父母。姬曰。我為汝作冰。有何舛  
謬。女曰。君若之命。父母當不敢違。然如此草上。婢子即死。不敢奉  
命。姬笑曰。小女子志不可奪。其吾甥婦也。乃拔女頭上金花一朵。  
付生收之。命歸家。循厓以良辰為定。乃使青衣送女去。聽遠。

雞已鳴。遣人持驢送生出數步外。歛一回顧。則村舍已失。但見松楸深黑。連新斂塚而已。定想移時。乃悟其處為薛尚書墓。薛乃生故祖母弟。故相呼以甥。心知遇鬼。然亦不知于四娘何人。咨嗟而歸。沒櫛屑以待之。而心恐鬼約難恃。再往。蘭若則殿宇荒涼。閭之居人。則寺中住。見狐狸云。陰念若得麗人。狐亦自佳。至日除舍掃庭。更僕眺望。夜半猶寂。生已無望。頃之門外譁然。踰庭出窺。則彷彿已駐于庭。雙鬟扶女坐青簾中。妝奩亦無長物。惟兩長鬟奴扛一漆油大如甕。息肩置堂隅。生喜得佳麗偶。並不疑其異類。問女曰。一死鬼。卿家何帖服之甚。女曰。薛尚書。今作五都巡環使。數百里鬼狐。比自偷尾。

從故歸墓時常少生不忘養情翼日往祭其墓歸見二青  
衣持貝錦為賀竟委兒上而去生以告女曰此郡君物也  
邑有楚銅台之公子少與生共筆硯頗相狎聞生得狐婦能  
遺為餽即登堂稱觴越數日又折簡來招飲女聞謂生曰某  
公子來我穴壁窺之其人猿肱鷹爪不可與久居也宜勿往生  
諾之翼日公子造門負約之罪且獻新什生評涉嘲笑公子大  
慚不憤而散生歸笑述于房女恠然曰公子豺狼不可狎也子  
不聽吾言將及于難生笑謝之後與公子輒相使喚前却漸  
釋會提學試公子第一生第二公子沾沾自喜走伴來邀生飲  
生辭頻招乃往至則知為公子初度客從滿室列筵甚盛公

子出試卷示生親友。登有嘆賞。酒數行。樂奏于堂。鼓吹給  
停。賓主甚樂。公子忽謂生曰。謗云。場中莫論文。此言。今知  
其謬。小生所以忝出君上者。以起處數語。畧高一籌耳。公子言  
已。一座盡贊。生醉不能忍。大笑曰。君到于今。尚以為文章是耶。  
生言已。一座失色。公子慚。念氣結。客漸去。生亦遁。醒而憶之。因  
以告女。女不樂。曰。君誠鄉曲之懷子也。輕薄之態。施之君子。  
則喪吾德。施之小人。則殺吾身。君禍不遠矣。我不忍見君流  
落。請從此辭。生惧而涕。且告之。懷女曰。如欲我留。與君約。  
從今閉戶絕交遊。勿浪飲。生謹受教。十四娘為人勤儉。每  
脫日以紡織為事。時自歸寧。未嘗踰夜。又時出金帛作生

計日有羸餘輒投撲澠日杜門戶有造訪者輒囑蒼頭謝去一日楚公子馳馬來女焚焚不以聞翼日出吊於城遇公子于喪者之家捉臂苦約生辭以故公不使國人挽轡擁梓以行至家立命洗腆繼尋風退公子要邀無已出家姬彈箏為樂生素不羈向閉置庭中頗覺悶損忽逢劇飲與顏豪無復索念因而醉酣顏卧席間公子妻阮氏最悍妬婢妾不敢施脂澤日前婢入齋中為阮掩執以杖擊首腦裂立斃公予以生朝慢故即生日思所報遂謀醉以酒而誣之乘生醉寐扛尸床間合扉運去生立更醒解始覺身卧几上起尋枕榻則有物賦然絳絳步履摸之人

也。意主人遣僮伴睡。又整之不動。舉之而殭。大駭。出門怪  
呼。所役盡起。執之見尸。執生怒。聞公子出。驗之。証生逼奸  
殺婢。執送廣平。隔日十四娘始知。潛泣曰。早知今日。矣。因  
按日以金錢遺生。生見府尹無理可伸。朝夕榜掠。皮肉盡  
脫。女自詣門。生見之。悲氣塞心。不能言說。女知陷阱已深。勸  
令証服。以免刑憲。生泣聽命。女還往之間。人咫尺不相窺。歸家皆  
恍惚。遺婢子去。獨居數日。又托媒媾。購良家女。名靜兒。年  
及笄。容華則麗。與同衣食。撫愛異于群小。生認媿殺。凝然  
蒼頭。得信歸。慟述不成聲。女聞坦然。若不介意。既而杖決有  
日。女始覺。踰牆去。夕來。無傳。履母于寂所。于是悲哀。

至損眠食。一日。晡。狐婢忽來。女頻起。相引屏語。出則笑色  
滿容。料理門戶如平時。翼日。蒼頭至獄。生寄語娘子。一生  
永訣。蒼頭復命。女漫應之。亦不愴然。殊落。置之。家人竊議  
其忍。忽道路傳。楚銀台草。職平陽觀察。奉特旨。治。生。  
案。蒼頭聞之。喜告主母。女亦喜。即遣入府。拜。則生已出獄。  
相見。悲喜。俄捕公子至。一鞠盡得其情。生立釋。寧家。歸。見女  
泫然流涕。女亦相對。愴楚。悲已而喜。然不知何以得達。上  
聽。女笑指婢曰。此君之功臣也。生愕問故。先是。女遣婢赴  
燕都。欲達宮闈。為生陳冤。柳婢至。則宮中有神守護。徘徊  
御溝。間數月。不得入。婢惧。悞事。方欲歸。謀。忽聞。今上。將幸。

大同婢乃預往偽作流氓。上至拘欄。極蒙寵眷。疑婢不似風塵人。婢乃垂泣上問有何冤苦。婢對曰。妾原籍直隸廣平。生員馮某之女。父以冤獄將死。遂鬻妾拘欄中。上憐然。賜金百兩。賜行細問。顛末以紙筆記姓名。且言欲與共富貴。婢言。但得父子團聚。不顧華賤也。上領之乃去。婢以此情告生。生急起拜。泪皆雙熒。居無幾何。女忽謂生曰。妾不為情緣。何處得煩惱。君被逮時。妾奔走成養間。并無一人代一謀者。爾時酸表。誠不可以告慰。今視塵俗。益厭苦。我已為君蓄良偶。可從此別。生聞泣伏不起。女乃止。夜遣補兒侍。生寢。生拒不納。朝視十四娘。容光頓減。又月餘。漸以衰老。半

戴點黑如村媼。生敬之終不替。女忽復言別。且曰。君自有佳侶。安用此鳩盤為。生哀泣如前日。又踰月。女暴疾。絕飲食。羸卧閨閤。生侍湯藥如奉父母。巫醫無靈。竟以溘逝。生悲懼欲絕。即以婢賜金為營齋。數日。婢亦去。遂以福兒為室。逾年生一子。然比歲不登。家益落。夫妻無計。對影長愁。忽憶堂隙。撲滿。常見十四娘投錢于中。不知尚在否。近臨之。則鼓其鑿。盡羅列殆滿。頭上置去箸。擇其中堅不可入。撲而碎之。金錢溢出。由此頓大充裕。後蒼頭至太華。遇十四娘乘青驃。婢子跨蹇以從。問馮郎安否。且言致意主人。我已名列仙籍矣。言訖不見。

異史氏曰輕薄之詞多出于士類此君子所悼惜也余  
嘗冒不韙之名言寃則已迂然未嘗不刻苦自勵以  
勉附于君子之林而禍福之說不契焉若馮生者一  
言之微幾至殺身苟非室有仙人亦何能解脫囹圄  
以再生于當世耶可惧哉

○雙燈

魏運壯益都鉅泉人。故世族大家也。後式微不能供讀。年二十餘廢學。就岳家塾。一夕獨卧酒樓上。忽聞樓下踏蹴聲。驚起。悚聽聲漸近。循梯而上。步上簷。無何。雙婢挑燈已至榻下。後一年少書生導一女。即近榻微笑。魏大愕怪。轉知為狐。髮毛森豎。俯首不敢睨。書生笑曰。君勿見猜。舍妹與有前因。便合奉事。魏視書生。錦貂炫目。自慚形穢。不知所對。書生率婢。遣燈竟去。魏細視女。即楚王若仙。心甚悅之。然慚作不能作游語。女顧笑曰。君非抱本頭者。何作惜大氣。遽近枕席。暖手于懷。魏始為之破顏。將稀相嘲。遂與狎昵。曉鐘未發。雙鬟即來引去。復訂夜約。至晚女

果至笑曰痴即何福不費一錢得如此佳婦夜亡自投到也魏  
喜無人置酒與飲賭藏枝女子十有九贏乃咲曰不如妾握  
枝子君自猜之中則勝否則負若使妾猜君當無贏時遂  
如其言通之為樂既而將寢曰昨宵余褥滿冷令人不可耐  
遂喚婢襖被來展布榻間綺縠香奩頃之緩帶交腰口脂  
濃射真不數漢家溫柔鄉也自此遂以為常後半年魏歸  
家適月夜與妻話窓間忽見女即華妝坐牆頭以手相招魏  
近就之女援之踰垣而出把手而告曰今與君別矣請送我數  
武以表半載綢繆之愛魏驚叩其故女曰姻緣自有定數  
何待說也語次至村外前婢挑双燈以待竟赴南山登高

處乃辭魏言別留之不得遂去魏佇立傍徨遙見双燈明滅漸遠不可觀快而反是夜山頭燈火村人悉望見之

○胡相公

萊蕪張虛一者學使張道一之仲兄也性豪放自縱聞邑中其它為狐狸所居敬懷刺往謁冀一見之投刺隙中移時扉自開僕大愕却走張肅衣敬入見堂中几榻宛然而閒寂無人揖而祝曰小生齋宿而來仙人既不以門外見斥何不竟賜光霽忽聞空中有人言以勞君枉駕可謂蚩然足音矣請坐賜教即見兩坐自移相向南坐即有銀漆硃盤貯雙茗酸醬目前各取對飲吸噀有聲而終不見其人茶已罷之以酒細審官職

曰弟姓胡行四曰相公從人所呼也于是斟酢議論意氣頗  
洽當麝鹿脯雜以薤菜進酒行者似小輩甚夥酒後思茶  
意纔動香茗已置几上凡有所思應念即至張大悅盡醉而  
歸者是三數日必一往胡亦時至張家俱如主客往來禮一日  
張問胡曰南城中巫媼日托狐神漁利不知其家狐君識之否  
曰妄耳實無狐少間張起溲溺聞小語曰適所言南城狐巫  
未知何如人小人欲從先生往觀之煩一言請于主人張知為小  
狐乃應曰諾即席請于狐曰我欲得足下服役者一二輩往探  
狐巫敬請君命狐固言不必張言之再再許之既而張出馬自  
至如有控者既歸而行狐相語于途曰今後先生于道途間覺

有細沙散落衣襟上。便是吾輩從也。語次入城。至平家。平見張生。笑迎曰。貴人何忽降臨。張曰。聞尔家孤子大靈應。果否。至正客曰。若箇蹉跎語。不宜貴人出得。何便言孤子。恐吾家花妙不惟言未已。空中發半磚來。中正臂。踉跄欲跌。驚謂張曰。官人何得拋擊老身也。張笑曰。婆子盲也。幾曾見自己額顱破。冤誣袖手者。至錯愕。不知所出。正回。感聞。又一石子落。中正顛蹙。穢泥亂墜。至面如鬼。惟哀號乞命。張請起之。乃止。至急起奔遁。房中閤戶不敢出。張呼與語曰。爾孤如我孤否。至惟謝過。張招之。且仰首望空中。戒勿傷至。始惕而。出。張笑諭之。乃還。自此獨行于途。覺塵沙漸。然則呼孤語。

輒應不訛。虎狼暴客恃以無恐。如是年餘。愈與莫逆。嘗開其甲子。殊不自記憶。但言見黃巢反。猶如昨日。一夕共話。忽牆頭蘇然作响。其聲甚厲。張異之。胡曰。此必家兄。張云。何不邀來共坐。曰。伊道業頗淺。祇好攪得西頭難。啗便了足耳。張謂狐曰。交情之好。如吾兩人。可云無憾。終未一見顏色。大是恨事。胡曰。但得交好足矣。見面何為。一日置酒邀張。且告別。問將何往。曰。弟陝中產。將歸去矣。君每以對面不覩為憾。今請一識數載之交。他日可相認耳。張四顧都無所見。胡曰。君試開窺室門。則弟在焉。張即推扉一覲。則內有美少年相視而笑。衣裳楚楚。眉目如畫。轉瞬之間。不復覩矣。張反身而行。即有

履聲藉<sub>上</sub>隨其後曰今日釋君憾矣張依戀不忍別孤曰離合自有數何容介<sub>上</sub>乃以巨觥勸酒飲至中夜始以紗燭導張歸明日往探則空屋冷落而已後道一先生為西州學使張請如晉因往視弟願望頗奢比歸甚違初意咨嗟馬上喏喪若偶忽一少年騎青驢躡其後張回顧見衆馬甚衆意亦驕雅遂與閒話少年察張不豫詰之張告以故少年亦為憮籍同行里許至歧路中少年拱手而別且曰前途有一人寄君故人一物乞啖納之復欲詢之馳馬徑去張莫解所由又二三里許見一蒼頭持小篋子獻于馬前曰胡四相公敬致先生張詰然頓悟啓視則白鏹滿中及顧蒼頭不知所往

秀才驅怪

長山徐遠公，胡故明諸生。出華後，棄儒訪道，精學，勸之術，遠近多耳其名。某邑一鉅公，其幣致誠，歛書，招之以騎。徐問召某何意，僕曰：不知，但囑小人務屈降臨。徐乃行。至則中亭宴饌，禮遇甚恭。然終不道其相迎之旨。徐因問曰：實欲何為？幸祛疑抱。主人輒曰：無事，但勸酒談話間，不覺向暮。邀徐飲園中，園頗佳勝，而竹樹蒙翳，景物陰森，襟花叢上，半沒草莽，抵一閣，覆板之上，懸蛛錯綴，似久無人住者。酒數行，天色晦暗，命燭復飲。徐辭不勝酒，主人即罷酒，呼茶。諸僕倉皇撤肴器，盡納閣之左室。几上茶啜未半，主人托故竟去。僕人持燭引宿。

左室燭置案上。遽返身去。頗甚草。徐疑或携襪被來伴。久之  
人聲杳然。乃自起。高戶就寢。意外皎月入室。侵床。夜鳥秋蟲一時  
啾唧。心中怛然。寢不成寐。頃之板上索索似跣踈聲甚厲。俄下護  
梯。俄近寢門。徐駭毛髮。矐立。急引被蒙首。而門已豁然。頻開。徐  
展被角微伺之。見一物獸首人身。毛周偏體。長如馬鬣。深黑色。  
牙粲群峯。目炯雙炬。及几伏。詭器中刺者。舌一過。殺器輒淨。如  
掃。已而趨近榻。嗅徐被。徐驟起。翻被幕。怪頭按之狂賊。怪出其  
不意。驚脫啓外戶竄去。徐披衣起遁。則圍門外。不可得出。  
緣牆而走。躍踰短垣。則主人馬廐。七人驚。徐告以故。即就乞宿。將  
旦。主人使伺徐。不見。大駭。已而出自廐中。徐大怒曰。我不慣作驅怪

術君遣我又秘不言我索中蓄有如意鉤又不送達腹所是欲死我也主人謝曰擬即相告慮君難之初亦不知索有藏鉤幸宥十死徐終快索駢歸自是怪絕後主人宴集團中興笑向客曰我終不忘徐生功也

異史氏曰黃狸黑狸得鼠者雄此非空言也假令翻被狂吠之後隱其駭惧公然以怪之絕為己能別人將謂徐生真神人不可及矣

○柳秀才

明季蝗生青兗間漸集于沂上金夏之退固署幕於一秀才來謁我冠綠衣狀貌脩偉自言樂蝗有策詢之荅云明日西

南道上有婦跨碩腹牝驢子。蝗神也。哀之可免。金異之治具  
出邑南。伺良久。果有婦高髻褐帽。獨控老蒼衛緩塞北度。即  
焚香捧卮酒。迎拜道左。捉驢不令去。婦問大夫將何為。金便哀  
求。區上治。幸憫脫蝗口。婦曰。可恨。柳秀才饒舌。洩我密機。當  
即以其身受。不損禾稼可耳。乃盡三卮。暫不復見。後蝗來飛  
蔽天日。竟不落禾田。盡集楊柳。過處柳葉都盡。方悟秀才  
柳神也。或云是宰官憂民所感。誠然哉。

王阮亭云。柳秀才有大功德于斯。雖百世祀可也。

○○念秋

異史氏曰人情鬼蜮所在皆然南北衙衛其害尤烈如強弓怒馬集人于國門之外者夫人而知之矣或有剽囊刺囊攫貨于市行人回首財貨已空此非鬼蜮之尤者耶乃又有萍水相逢甘言如醴其來也漸其入也深俟認傾蓋之交遂罹喪資之禍隨機設阱情狀不一俗以其言辭漫潤名曰念秋今北途多有之遭其害者尤衆余鄉王子吳者邑諸生有族先生在都為旗籍太史將往探訊治裝北上出濟南行數里有一人跨黑衛馳與同行時以閒語相引王頗與問答其人自言張姓為棲霞隸被令公差赴都稱謂攜卑祇奉殷勤

相從數十里約以同宿王在前則策蹇追及在後則祇使道左  
僕疑之因屬色拒去不使相從張頗自惡揮鞭遂去既暮休于  
旅舍偶步門庭則見張就外舍故方驚疑間張望見王垂手  
拱立譙若廝僕稍上問訊王亦以泛上適相值不為疑然王僕終  
夜戒備之難既唱張來呼與同行僕咄絕之乃去朝曦已上王  
始就道行半日許前一人跨白衛約四十許衣帽整潔垂首  
蹇小耽寐欲墮或先或後因循十餘里王怪問夜何作迷頓乃  
尔其人聞之猛然欠伸言青苑人許姓臨淄金高第是我中表  
家兄設帳于官署我往探省少獲龍胎今夜旅舍俱同念秋者  
宿驚惕不敢交睫遂致白晝迷悶王故問念秋何說許曰君

客時少未知險詐。今有匪類以甘言誘行旅。當緣與同休止。因  
而乘機騙贖。昨有葭蓼親以此喪資命。吾等固宜警備。王領  
之先是臨淄宰。與王有舊。曾入其幕。識其門客。果有許姓。遂  
不復疑。因道寒溫。兼詢其兄况。許約暮共主人。王諾之。僕終疑  
其偽。陰與主謀。遲留不進。相去遂杳。翼日早午。又遇一少年。  
年可十六七。騎健騾。冠服修整。貌甚都。同行久之。未交一言。  
日既夕。少年忽曰。前去曲律店不遠矣。王微應之。少年因咨嗟  
歎歎。如不自勝。王畧致詰。少年嘆曰。僕江南金姓。三年膏火。  
冀博一第。不圖竟落孫山。家兄為部中主政。遂載細小來。冀  
得排遣。生平不曾跋涉。撲面塵沙。使人瘡惱。因取紅巾拭面。嘆

咤不已。聽其語，樸南音，嬌婉若女子。王心好之，稍為慰藉。少年曰：「適先馳出，眷口久望不來，何僕輩亦無至者？」日已將暮，奈何遲留瞻望，行甚緩。王遂先驅，相去漸遠。晚投旅邸，既入舍，則壁下一床，先有客解裝其上。王問主人，即有人入，携之而出，曰：「但請安置，當即移他所。」王視之，則許。王止與同舍，許遂止。因與坐談，少間，又有携裝入者，見王許在舍，逡身遽出，曰：「已有客在。」王審視，則途中少年也。王未言，許急起曳留之。少年遂坐，許乃展問邦族。少年又以途中言為許告。俄頃解囊出資，相饌頗重，秤兩餘付主人，囑治肴酒，以供夜話。二人爭勸止之，卒不聽。俄而酒炙并陳，遂聞少年論文甚風雅。王問江南園題。

少年悉告之。且自誦其承破及篇中得意之句。言已意甚不平。共扼腕之。少年又以家口相失。夜無僕役。患不解牧圉。王因命僕代捫坐。且少年深感謝。居無何。忽蹴然曰。生平寥滯。出門亦無好況。昨夜逆旅與惡人居。擲散叫呼。聒耳沸心。使人不眠。南音呼散為塊。許不解。因問之。少年手摹其狀。許乃笑于囊中。出色一枚。曰。是此物否。少年諾。許乃以色為金。相飲。飲酒既闌。許請共擲。囊一東道主。王歸不解。許乃與少年相對呼盧。又陰囑王曰。君勿漏言。璧公子頗充裕。年又稚。未必深解五木訣。我贏此須。明當奉屈耳。二人乃入隔舍。旋聞車轆聲甚鬧。王潛窺之。見樓霞綵亦在其中。大疑。展衾自臥。

又移時衆共拉王賭。王堅辭不解。許願代辦。集姬王又不肯。遂強代王擲。少間就榻報王曰。汝贏幾籌矣。王睡夢應之。忽數人排闥而入。者語喧嚷。首者言。侍姓為旗。下逆捉賭者。時賭禁甚嚴。各大惶恐。於大聲嚇王。王亦以太史旗號相抵。休怒解與王叔同籍。笑請復博為戲。衆果復賭。休亦賭。王謂許曰。勝負我不預聞。但願睡無相溷。許不聽。仍往來報之。既散局。各計籌馬。王負欠頗多。休遂搜王囊橐取償。王憤起相爭。金旋王臂。陰告曰。彼卻匪人。其情巨測。我輩乃文字交。無不相顧。遠局中我贏得如千數。可相抵。此當許取償。許君者。今請易之。便令許償休。君償我。不過暫掩人。

耳且過此仍以相還終不然以道義之交遂實取君償耶  
王故長厚遂信之少年出以相易之謀告佟乃對衆發王裝  
物估入已橐佟乃轉索許張而去少年遂褰被來與王連  
枕衾褥皆精美王亦招僕人卧榻上各默然安枕久之少年  
故作轉側以下體暱就僕已移身避之少年又近就之膚着  
股際滑膩如脂僕心動試與狎而少年殷勤甚至衾息鳴  
動王頗聞之雖甚駭怪終不疑其有他也昧爽少年即起  
促與早行且云君寒疲殆夜所寄物前途請相授耳王尚  
無言少年已加裝登騎王不得已從之駢行駛去漸遠王  
料其前途相持初不為意因以夜間所聞問僕已以實告

王始驚曰。吟被念秧者。騙矣。焉有宦室名士。而毛遂于圉。僕又轉念其談詞風雅。非念秧所能。急追數十里。蹤跡殊杳。始悟張許。終皆其一黨。一局不行。又易一局。務求其必入也。債債易裝。已伏一圖賴之機。設其携裝之計不行。亦必執前說。篡奪而去。為數十金。妻綴數百里。恐僕發其事。而以身交難之。其術亦苦矣。後數年。又有吳生之事。邑有吳生。字如仁。三十喪偶。獨宿空齋。有秀才來與談。遂相知。悅從一小奴。名鬼頭。亦與吳僅數見。善久而知其為狐。吳遠避。必與供同室之中。人不能睹。吳客都中。將旋里。聞王生遭念秧之禍。因戒沙警。誨狐笑曰。勿須此行。無不利。至涿。

一人繫馬坐烟肆裘服齊楚見吳過亦起起乘從之漸與吳  
語自言山東黃姓提堂戶部將東歸且喜同途不孤寂于是  
吳止亦止每共食必代吳償值吳陽感而陰疑之私以問狐  
狐曰不妨吳意釋及晚同尋寓所先有美少年坐其中黃入  
與拱手為禮喜問少何時離都答云昨日黃遂拉與共寓  
向吳曰此吏部我中表弟亦文士可佐君子談騷雅夜話當  
不寥落乃出金資治具共飲少年風流蘊藉遂與吳大相  
愛悅飲間輒目示吳作觴斝罰黃強使聯鼓掌作笑吳  
益悅之既而更與黃謀賭博共辜吳遂各出囊金為質狐  
囑報兒暗鎖板扉囑曰倘聞人喧但寐無叱吳諾吳每擲

小注則輸大注則贏更餘計得二百金史黃錯囊垂聲議  
質其馬忽聞樞門聲甚厲吳急起投色于火衆被假卧  
久之聞主人覓鑰不得破局啓關有數人洶入搜捉博者  
史黃并言無有一人覓將吳被指為賭者吳叱咄之數人強  
檢吳裝方不能與之辯拒忽聞門外與馬呵殺聲吳急  
出嗚呼衆始惧史之入但求無聲吳乃從笮簣付主人  
國簿既遠衆乃出門去黃與史共作驚喜狀取次覓寢黃  
命史與吳同榻吳以腰囊置枕頭方伸被而睡無何史啓  
吳食裸體入懷小語曰愛兄磊落願從交好吳心知其詐  
然計亦良得遂相偎抱史極力周奉不料吳因偉男大為

鑿杙嘖呻殆不可任。竊哀免。吳固求訖事。手捫之。血流  
漂林矣。乃釋令歸。及明。史憊不能起。托言暴病。請與黃先  
發。吳臨別。贈金為藥餌之費。途中語狐。乃知夜來幽隱皆  
狐所為。黃于途益語事吳。暮復同舍。耳室甚隘。僅容一  
榻。頗暖潔。吳以為狹。黃曰。此卧兩人。則隘。君自卧。則寬。何  
妨。食已經去。吳亦喜獨宿。可接狐友。坐良久。狐不至。候聞  
聲上小扉。有指彈之聲。吳拔閤探視。一少女艷妝。遽入。自  
扁門戶。向吳展喉。佳麗如仙。吳喜致研詰。則主人之子婦  
也。遂與狎。大相愛悅。女忽潛然泣下。吳驚問之。女曰。不敢  
隱匿。妾寔主人遣以餌君者。曩時入室。即被掩執。不知今

曾何久不至。又嗚咽曰。妾良家女。情所不甘。今已傾心于君。乞垂援救。吳聞駭。許無所出。但遣速去。女惟俛首泣。忽聞黃與主人推闥出。涕但聞黃曰。我一路祇奉。謂汝為人。何遂誘我弟室。吳惧。逼女令吞。聞聲扉外。亦有騰擊聲。吳倉卒汗流如瀉。女亦伏泣。又聞有人勸止主人。主人不聽。推門愈急。勸者曰。請問主人意。將何為。如欲殺耶。有我等客數輩。必不坐視。光暴如兩丸。中有一迹者。抵罪安所。如欲質之公庭耶。帷簿不脩。適以取辱。且尔宿行旅。明上臨詐。安保女子無異言。主人張目不能語。吳聞竊感佩。而不知何人。初肆門將閉。即有秀才共一僕來。就外舍宿。携有

香醞。遍酌同舍。勸黃及主人尤殷。兩人辭欲起。秀才牽裾苦不會。忤。後乘間得遁。搥杖奔吳所。秀才聞喧。始入勸解。吳伏窓窺之。則狐友也。心竊喜。又見主人意稍奪。乃大言以慰之。又謂女子何黑。不一言。女啼曰。恨不如人。為人驅役賤務。主人聞之。面如死灰。秀才叱罵曰。爾輩禽獸之情。亦已畢露。此客子所共憤者。黃及主人皆釋刀杖。長跪而請。吳亦啓戶出。頓大起誓。秀才又勸止吳。兩始和解。女子又啼。寧死不歸。內奔出姬婢。梓女令入。女子卧地哭益哀。秀才勸重償貨吳生。主人俛首曰。作老娘三十年。今日倒絳孩兒。亦復何說。遂依秀才言。吳固不肯破重貨。秀才

調停主客間議定五十金入財交付後晨鐘已動乃共促  
裝載女子以行。女未經鞍馬馳驅頗殆。午間稍息憩將行  
喚賴兒不知所往日已夕尚無踪响。頗懷疑訝遂以問狐  
狐曰無憂將自至矣。星月已出報兒始至吳詰之報兒咲  
曰公子以五十金肥奸僞竊所不平。適與鬼頭計反身索  
得遂以金置几上。吳驚問其故蓋鬼頭知女止一兄遠出十  
餘不返遂幻化作其兄狀使賴兒冒弟行入門索姊妹主  
人惶恐詭托病歿。二僮欲質官主人益惧啗之以金。漸增  
至四十。二僮乃行報兒具述其狀吳即賜之吳嬸琴瑟甚  
篤家益富細詰女子曩美少年即其夫蓋史即金也。

襲一柵細帔云是得之山東王姓者蓋其堂羽甚衆邊  
旅主人皆其一類何意吳生所遇即王子與連天呼苦  
之人不亦快哉昔哉古言驕者善墮

## 水災

康熙二十一年山東旱自春徂夏赤地千里六月十三日小雨始霽。十八日大雨後乃種豈一日石門左有老叟暮見二羊閉山上告村人曰大水至矣遂携家攜遷村人共哭之無何雨暴注平地水深數尺居屋盡沒一農人棄其兩兒與妻扶老母奔避高阜下視村中惟為澤國并不復念及兩兒水落歸家一村盡成墟墓入已門則一屋獨存見兩兒尚並坐牀頭嬉笑無恙咸嘆謂天婦孝感所致此六月二十二日事也

康熙二十四年平陽地震人民死者十有七八城郭盡墟僅存一屋則孝子家也。茫茫大劫中惟孝嗣無恙誰謂天公

無鬼白耶

○諸城某甲

諸城孫景夏學師。言其邑中某甲。值流寇亂。被殺。首墜胸前。寇退。家人得尸。將昇瘞之。聞其氣縷已然。審視之。咽不斷者。盈指。遂扶其頭。荷之以歸。經一晝夜。能呻。以七箸稍哺。飲食。半年。竟愈。又十餘年。與二三人聚談。或作一解頤語。衆為開堂。甲亦鼓掌。一俯仰間。刀痕暴裂。頭墮血流。共視之。已死。父訟笑者。衆歛金賂之。乃葬甲。

異史氏曰。一笑頭落。此千古第一大笑也。頭連一絨而不死。直待十年後。成一笑獄。豈非二三鄙人。負債前生者耶。

○鄴都御史

鄴都縣外有洞深不可測相傳閻羅署其中一切獄具皆借人工桎梏朽敗輒擲洞口邑宰即以新者易之經宿失所在供應度支載之經制明有御史行臺革公按臨鄴都聞之不以為信欲入洞以決其惑衆云不可公弗聽乃秉燭入以二役從入里許燭暴滅視之階道澗朗有廣殿十餘間列坐尊官袍笏儼然惟東首處一座尊官見公至降階而迎笑問曰至矣乎別來無恙否公問此何處所尊官曰此冥府也公愕然告退尊官指虛座曰此為君坐那可復還公益懼固請寬宥尊官曰定數何可逃也遂檢一卷示公上注云某月日某以肉身歸陰公覽之戰

慄如濯冰水。念母老子幼。淚然流涕。俄有金甲神人。捧黃帛書至。群拜舞啓讀已。乃賀公曰。君有回陽之機矣。公喜致問曰。適接帝詔。大赦幽冥。可為君妻祈原例耳。乃示公速而出。數武之外。冥黑如漆。不辨行路。公甚窘苦。忽一神將。軒然而入。赤面長髯。光射數尺。公迎拜而哀之。神人曰。誦佛經可出。言已而去。公自計經咒多不記憶。惟金剛經頗曾習之。乃合掌而誦。頓覺一線光明。映照前路。偶有遺忘。則目前頓黑。定想移時。復誦復明。乃始得出。其二役則不可問矣。

### 產龍

壬戌間。邑邢村李氏婦。夫死有遺腹。忽脹如甕。忽束如握。

臨蓐一晝夜不能產視之見龍首一見輒縮太家人惧有王媼者焚香禹步且禱且咒未幾胞墮不復見龍惟數鱗大如錢繼下一女肉瑩徹如晶臟腑可數

### 龍無目

沂水大雨忽墮一龍雙睛俱無奄有氣息邑令以八十蓆覆之未能周身為設野祭猶反覆以尾擊地其聲喑然

### 龍取水

徐東疇夜南遊泊舟江岸見一蒼龍自空垂下以尾攬江水波浪湧起隨龍身而上遙望水光暎爛潤于三尺練移時龍尾收去水亦頓息俄而大雨傾注渠道皆平

。雨錢

濱州一秀才讀書齋中有款門者啓視則一老翁形貌甚古延入通姓氏翁自言蒼真姓胡實孤仙慕君高雅願共晨夕生故曠達亦不為怪相與評駁今古殊博洽鏤花雕績槩于牙齒時抽經義則名理湛深出人意外生驚服留之甚久一日密祈翁曰君愛我良厚顧我貧若此君但一舉手金錢自可立致何不小周給翁嘿然少間笑曰此大易事但須得十數錢作母生如其請翁乃與共入室室中禹步作咒俄頃錢有數十百萬從梁間鏘而下勢如驟雨轉瞬沒膝拔足而立又沒踝廣丈之舍約深三四尺餘

乃顧生曰。頗厭君意否。曰。足矣。翁一揮錢盡然而止。乃相與  
扁戶出。生竊喜。暴富矣。頃之入室取用。則阿堵化為烏有。惟  
母錢十餘枚尚在。生大失望。盛氣向翁。頗懟其誑。翁怒曰。  
我本與君文字交。不謀與君作賊。使如素不意。只合尋梁  
上君交。好得老夫不能承命。遂拂衣去。

○妾杖擊賊

益都西鄙有貴家某。巨富。蓄一妾。頗妖麗。而家室浸析之。  
鞭撻橫施。妾奉事惟謹。某憐之。常私語慰撫。妾殊無怨言。  
一夜。數人踰垣入。撞其屋門幾壞。某與妻惶恐慌慄。不知  
所為。妾起。嘿無聲息。摸屋中得挑水木杖。拔閤遽出。群賊

亂如蓬麻。妻舞杖。動風鳴鈞。响立擊四五人仆地。賊盡靡。  
駭愕。亂奔。墻急不得上。傾跌。呼豎。亡魂失命。妻拄杖于地。顧  
笑曰。此等物事。不直下手打得。亦學作賊。我不殺汝。已嫌辱  
我。悲繼之。遂去。某大驚。問曰。何自能爾。則妻父故梧梓師。妻  
得孟傳其術。殆不啻百人敵也。妻尤駭甚。懷向之迷于物色。  
由是善視女。遇之反如嫡然。而妻則終無纖毫失禮。鄰婦謂  
妻曰。嫂擊賊若服犬。顧奈何。使首受捷楚。妻曰。是為他。  
仰助言。聞者益賢之。

黑史氏曰。身懷絕技。居數年而人莫知之。一旦得遇禦寇。化  
厲為劫。嗚呼。射雉既獲。內人震嘆。握槊方勝。貴王同車。

技之不可以已也如是夫。

○○○小獵犬

山右衛中堂為諸生時假齋僧院苦室中蜚虫蚊蚋甚多夜不成寐食後偃息在牀忽見一小武士首挿雉尾身高二寸許騎馬大如蜡臂上青鞵有鷹如鵞自外而入盤旋室中行且戲公方疑注忽又一人入裝亦如之腰束小弓矢牽獵犬如巨蟻又俄頃步者騎者紛然來以數百輩鷹犬皆百見有蚊蚋飛起縱鷹鴈擊盡撲殺之獵犬登牀緣壁搔噬虱蚤凡罅有所伏藏嗅之無不出者頃刻之間決殺殆盡公偽睡視之鷹集犬竄于其身既而一黃衣人看平天冠如王者登別榻繫如著

幾間從騎皆下。獻飛。飛走。紆集。盈則亦不知作何語。無何  
王者登小輦。衛士倉皇各命鞍馬。萬蹄攢奔。絳如撒菽。烟  
飛霧騰。斯須散盡。公歷歷在目。駭詫不知所由。躍履外窺。  
渺無跡响。返身周視。都無所見。惟碎磚遺一細犬。公急捉之。  
且馴置硯匣中。反復瞻玩。毛極細茸。項上有一小環。飼以飯。  
顆一嗅輒去。躍登床榻。尋不離齒。散蟻虱。旋復來伏卧。逾  
宿。公疑其已往。視之則盤伏如故。公卧則登床。等。遇出輒嘅。  
幾死。蚊蠅無敢落者。公愛之甚于拱璧。一日晝卧。大潛伏身。  
畔。公醒轉側。壓于腰底。公覺有物。固疑是大。急起視之。已  
一區而死。如紙剪。或者然。自自是壁虫無煦類矣。

碁鬼

揚州督同將軍梁公解組鄉居。日携碁酒游林邱間。會九日登高與客奕。忽有一人來逡巡局側。耽玩不去。視之。面目寒儼。鵲結焉。然意態溫雅。有文士風。公禮之。乃坐。亦殊樸讌。公指碁謂曰。先生當必善此。何不與客對壘。其人避謝。移時始即局。已終而負。神情愼熟。若不自已。又着又負。益憤懣。酌之以酒。亦不飲。惟曳客奕。自晨至于日昃。不遑澣溺。方以一手爭路。而互喋聒。忽書生離席悚立。神色慘阻。少間屈膝面公座。敗類乞救。公駭疑。起扶之曰。戲耳。何至是。書生曰。乞囑付園人勿縛小生頸。公又異之。問園人誰曰。馬成。先是公園役馬成者。走無常。十數日一入幽冥。搨

牒作勾役公以書生言異遂使人往視成則已僵卧三日矣公乃叱成不得無禮暫見書生即地而滅公嘆咤良久乃悟其鬼越日馬成寢公召詰之成曰渠湖襄人癖嗜奕產蕩盡父憂之閉置齋中輒踰垣出竊引空處與奕者狎父聞詰詈終不可制止父責恨死閔王以書生不德促其年壽罰入餓鬼獄于今七年矣會東嶽鳳樓成下牒諸府徵文人作碑記王出之獄中使應召自贖不意中道還延大愆限期獄帝使直曹問罪于王王怒使小人輩羅搜之前承主人命故未敢以縲紲繫之公問今日作何狀曰仍付獄吏永無生期矣公嘆曰癖之誤人也如是夫

異史氏曰。見矣。遂忘其死。及其死也。見矣。又忘其生。非其所欲。有甚于生者哉。然癖嗜如此。尚未獲一高著。徒令九泉下有長死不生之爽鬼也。哀哉。

### 白蓮教

白蓮教某者。山西人。大約徐鴻儒之徒。左道惑衆。墮其術者甚衆。一日。將他往。堂中置一盤。又一盤覆之。囑門人坐守。戒勿啓視。去後。門人啓之。見盆貯清水。上編草為舟。帆樯具焉。異而撥以指。隨手傾側。急扶如故。仍覆之。俄而師來。怒責曰。何違吾命。門人立白其無。師曰。蓬海中舟覆。何得欺我。又一夕。燒巨燭于堂上。戒恪守。勿以風滅。滿三下。師不至。儼然而殆。

就床暫寐及醒燭已竟滅急起爇之既而師入又責之門人  
曰我固不曾睡燭何得息師怒曰遣使我暗行十餘里尚復  
云云耶門人大駭奇行種上不可勝書後有愛妻與門人通  
覺之隱而不言遣門人餉豕門人入園立地化為豕其即呼  
屠人殺之其肉人無知者門人父以子不歸過問之辭以久  
弗至門人家各處探訪杳無消息有同師者隱知其事洩諸  
門人之父亡告之邑宰亡恐其遁不敢捕治詳請官兵千人圍  
其第妻子皆就執閉置樊籠將以解都途經太行山山中  
出一巨人高與樹等目如盞口如盞牙長尺許兵士愕立不  
敢行某曰此妖也吾妻可以却之甲士脫妻縛妻荷戈往巨人

怒吸吞之衆愈駭某曰既殺吾妻是須吾子復出其子巨人  
又吞之衆相覩莫知所爲某泣且怒曰既殺吾妻又殺吾子  
情何以甘非某自往不可也衆果出諸籠授之乃而遣之  
巨人盛氣而逐格鬪移時巨人抓攫入口伸頸咽下從容  
竟去。

### 寒債債

李公著明慷慨好施鄉人王卓儒居公家其人少游惰不  
能操農務家屢貧然有技能常爲役務每資之厚時無  
晨炊向公哀乞公輒給以升斗一日告公曰小人日受學恤三四  
口向不餓殍然何可以久乞主人貸我菜豆一百作資本公忻

然授之。卓負去。年餘一無所償。及問之。豆質已蕩然矣。公憐其貧。亦置不索。公讀書蕭寺。后三年餘。忽夢卓來曰。小人負主人。反直。今來投債。公慰之曰。若索爾債。則平日所負欠者。何可算。數卓默然曰。固然。凡人少有所為。而受人千金。可不報也。若無端受人資貲。升斗且不容昧。況其多哉。言已竟去。公愈疑。既而家人白公曰。夜牝驢產一駒。且脩偉。公忽悟曰。得毋駒乃王卓耶。越數日。歸見駒。戲呼王卓。駒奔赴。若有知識。自此遂以爲名。公乘赴青州。衛府內監見而悅之。願以重價購之。議直未定。遣公以家務急不可待。遂歸。又逾歲。駒與雄馬同捩。斃折跏骨。不可療。有牛醫至公家。見之。謂公曰。乞以駒付。小人朝夕療養。

需以歲月萬一得瘥得直與公子剖分之公如所請后數月  
牛醫售驢得錢千八百以半公受錢頓悟其數適符豆價  
也噫昭々之債而明々之償此足以勸矣

### 頭滾

蘇孝廉刻下太封公晝卧凡一人頭從地中出其大如斛正未  
下旋轉不已驚而中疾死後其次公就湯婦宿懼殺身之禍其  
兆于此耶

### 鬼作筵

杜生九峽內人病會重陽為友人招作茱萸會早起鹽已告  
妻所往冠服欲出忽見妻昏憤索々若與人言杜異之就問卧

榻妻輒呼之。家人心知其異。時杜有母。樞未殯。疑其靈與所  
憑。杜祝曰。得毋吾母耶。妻罵曰。畜生。何不識爾父。杜曰。既為吾  
父。不勝他人也。何乃歸家。崇兒婦妻呼小字曰。我弟為兒婦來。  
何反怨恨。兒婦應曰。死有四人來勾致。首者張懷玉。我為瑞哀乞。  
甫能允遂。我許小餽送。便宜付之。杜即于門外焚紙錢。妻又曰。  
四人去矣。彼不足違吾面目。三日後當治具。盍之爾。毋年老龍  
鍾。不能料理中饋。及期。尚煩兒婦一往。杜曰。此其殊速。安能  
代庖。望恕宥。妻曰。光勿悞去。即復返。此為渠事。當毋悞。芳言  
已曰。吾且去。妻即冥然。良久乃甦。杜問所言。茫不記憶。但曰。適  
見四人來欲捉我去。幸阿翁哀請。且解囊贖之。始去。我見阿翁

銀袱尚餘二錠欲竊取一錠來作餬口計翁窺見叱曰爾欲何為  
此物豈爾所可用耶我乃歛手未敢動杜以妻革疑信相半越  
三日方咲語間忽瞠目久之語曰爾婦蒸食羹見我白金便生  
覲觥然大要以貧故亦不足怪將以婦去為我敦庖後勿慮也  
言甫畢奄然竟斃約半日許始醒告杜曰適阿翁呼我去謂  
曰不用爾操作我烹調自有人祇須堅坐指揮足矣我冥中喜  
豐滿諸物饌都獲器外切宜記之我諾至厨下見二婦操刀  
砧于中俱紺帔而綠緣之呼我以嫂每盛炙于簋必請覲視  
曩四人都在這中進饌既畢酒具已列器中翁乃命我還杜  
大愕異每語同人

# 鼠戲

一人在長安市上賣鼠戲背負一囊中蓄小鼠十餘頭每于稠人中出小木架置肩上儼如戲樓狀乃拍鼓板唱古雜劇歌聲甫動則有鼠自囊中出蒙假面被小裝服自背登樓人立而舞男女悲憤悉合劇中関目

## 泥書生

羅村有陳代者少蠢陋娶妻某氏頗麗自以婿不如人鬱鬱不得志然貞潔婆媳亦相安一夕獨宿忽聞風動扉開一書生入脫衣巾就婦共寢婦駭惧苦拒而肌膚頑栗聽其狎絮而去自是夜無虛夕月餘形容枯瘁毋怪問之初慚作不欲言

固問始以情告。駭曰：此妖也。百術禁咒，終不能絕。乃使陳代  
伏匿室中，操杖以伺。夜分，書生復來，置冠几上，又脫袍服搭  
梳架上，綈欲登榻。忽驚曰：咄！有生人氣。急復披衣，代暗中  
暴起，擊中腰脇，塔然作聲。四壁張顧，書生已杳。束薪爇  
泥衣，一片墮地上，素頭泥巾猶存。

○○寒月芙蕖

濟南道人者，不知何許人，亦不詳其姓氏。冬夏着一單恰衣，繫黃  
絛，無褲襦，每用半梳上髮，即以齒啣髻如冠狀。日赤脚行市上，  
夜卧街頭，離身數尺外，冰雪盡鎔。初來輒對人作幻劇，市人爭  
賂之，有并曲無賴子，遺以酒，求傳其術，不許。遇道人浴于河津，驟

抱其衣以脅之。道人揖曰：請以賜還，當不吝術。無賴者恐其給，固不肯釋。道人曰：果不相授耶？曰：然。道人嘿不與語。俄見黃絲化為蛇，圓可數握，繞其身六七匝，怒目昂首，吐舌相向。某大愕，長跪，色青氣促，惟言乞命。道人乃竟取蛇，上竟非蛇。另有一蛇，蜿蜒入城去。由是道人之名益著。縉紳家聞其異，招與游。從此往來卿先生門司道俱耳其名。每宴集必以道人從。一日道人詣于水面亭，報諸憲之飲。至期各于案頭得道人速帖，亦不知所由至。諸官赴宴所，道人僮僕出迎。既入，則空亭寂然，几榻未設。或疑其妄。道人啓官署曰：貧道無僮僕，煩借諸屬從，少代奔走。官共諾之。道人于屏上繪雙扉，以手搥之，內有應門者，振

管而啓共趨規望則見憧憧者往來于中屏慢床几亦復都有  
即有人一一傳送門外道人命吏胥集接列亭中且囑勿與內  
人交語而相授受惟顧而嘆頃刻陳設滿亭窮極奢麗既而  
旨酒散馥熱炙騰芳皆自鐸中傳遞而出座客無不駭異亭  
故背湖水每六月時荷花數十頃一望無際宴時方凌冬寒外  
茫茫惟有烟綠一官偶嘆曰此日負集可惜無蓮花點綴衆俱  
唯唯少頃一青衣吏奔白荷葉滿塘矣一座皆驚推窓眺曠果  
見彌望蒼葦間以幽荻轉瞬間萬枝千朵一齊都開朔風  
吹面荷香沁腦群以為異遣吏人蕩舟來蓮遙見吏人入花  
深處少間返棹素手來見官詰之吏曰小人乘舟去見花在

遠際漸至北岸又轉遙上在南蕩中道人嘆曰此幻夢之空花  
耳無何酒闌荷亦凋謝北風驟起摧折荷蓋無復存矣濟東  
觀察公甚悅之將歸署日與狎玩一日公與客飲公故有傳家  
美酒每以一年為率不肯供浪飲是日客飲而甘之固索傾釀  
公豎以既盡為辭道人笑謂客曰君必欲滿老饕食索之貧道  
而可客詰道人以空入袖中少刻出遍斟座上與公所藏無異蓋  
惟而罷公疑入視酒瓶封固然瓶之蓋突心切懷疑執以為妖  
杖之杖能加公覺腹暴痛再加醫治欲裂道人雖聲嘶竭下  
視察已血殷座上乃止不答遂令去道人遂離濟不知所往後  
有人遇于金陵衣裝如故問之笑不語

酒狂

繆永定江西拔貢生。素恥于酒。成黨多畏避之。偶適族叔家。與客滑稽諧謔。遂共酣飲。繆醉。使酒罵坐。忤客。客怒。一座大譁。叔為排解。繆為左袒。客益遽怒。叔無計。奔告其家。家人來扶掖以歸。繆置牀上。四肢盡厥。撫之奄然。氣絕。繆見有皂帽人繫已去。移時至一府署。繆碧為瓦。世間無其壯麗。至墀下。似欲伺見官。寧自思無罪。當是客訟開庭。回顧皂帽人怒目如牛。丈不敢問。忽堂上一吏宣言。使訟獄者。莫日早。便是堂下人。繆散去。繆亦隨皂帽人出。更無歸著。縮首立階蒼下。皂帽人怒曰。類酒無賴子。日將暮。各去尋眠食。爾何

往繆戰慄曰我且不知何事並未告家人故毫無資斧庸將  
焉歸皂帽人曰顛酒賊若酷自啗便有用度再支吾老拳  
碎顛骨子繆垂首不敢則聲忽一人自戶內出見繆詫異曰爾  
何來繆視之則其母舅賈氏死已數載繆見之始悟已死心  
並悲悵向舅涕零曰阿舅救我賈顛皂帽人曰東靈非他  
屈臨寒舍二人乃入賈重拚皂帽人且罵青眼俄頃出酒食  
圍坐相飲賈問舍甥何事遂傾勾致皂帽人曰大王駕詣浮  
羅君遇舍甥醉言使我捉得來賈問凡王未曰浮羅君會花  
子業駕未歸又問阿甥將得何罪答曰未可知也然大王頗  
怒此等人繆在側聞二人言酸醎汗下並著不能舉無何

皂帽人起謝曰。叨盛酌已經醉矣。即以令甥相付託。隔鄰再客  
登訪。乃去。賈謂繆曰。甥別無兄弟。父母愛如掌上珠。常不忍  
一訶。十六七歲。三杯後。嘔上尋人疵。小不合。輒搥門裸罵。猶謂處  
穉。不意別十餘年。甥了不長進。今且奈何。繆伏地哭。懊悔無  
及。賈曳之曰。舅在此。業酣。頗有小聲望。必合極力適飲者。乃  
東。遣使者。舅常飲之酒。與舅頗相善。大王日萬幾。亦未必便  
能記憶。我委曲與言。免以私意釋甥去。或可久從。又轉念曰。  
此事擔負頗重。非十萬不能了也。繆謝諾。即就舅氏宿。資  
皂帽人早來覲望。賈請問語。移時來謂繆曰。諧矣。少頃即復  
來。我先罄所有。用壘契。餘待甥歸。從客凌致之。繆喜曰。共

得幾何曰十萬曰甥何處得如許貢曰只金帶錢紙百提足  
矣繆喜曰此易辦不待將停午皂帽人不至繆欲出市上少  
避囑貢囑勿遠蕩諾而出見街里賣販一如人間至一所棘  
垣峻絕似是固園對門一酒肆往來頗夥肆外一帶長溪黑  
潦湧動深不見底方佇足窺探聞肆內一人呼曰繆君何來  
繆急視之則鄰村翁生乃十年前文字交超出握手惜若平  
生即就肆內小酌各道契濶繆慶幸中又逢故知傾懷盡  
醉大醉頓忘其死舊態復作漸絮口瑕疵翁曰數年不見  
君復爾耶繆素厭人道其酒德聞言益憤擊榼大罵翁晚  
之拂袖竟出繆又追至溪頭將翁帽翁怒曰是真妄人乃

推繆顛墮溪中。溪水殊不甚深，而水中利刃如麻刺骨穿踵。豎雞搖動，痛徹骨髓，黑水雜漫，穢隨吸入喉，更不可耐。岸上人觀，哭如堵，絕不一為援手。時方危急，賈忽至，望見大驚，提携以歸，曰：「尔不可為也。」死猶弗悟，不足復為人。請仍從東靈受斧鑕，繆天惧泣，科知罪實，乃曰：「適東靈至，候汝立券，汝乃飲蕩不歸，渠迫不能待，我已立券付子，爾會去。」餘以自盡為期，子歸宜急措置。夜于村外曠莽中，呼舅名焚之。此案可結如繆，悉如命，乃促之行。送之郊外，又囑曰：「必勿食言，累我無益。」乃示途令歸。時繆已僵卧三日，家人謂其醉死，而鼻息隱隱如懸絲。是日雞犬嘔血，出黑瀉數寸。

具不可聞。吐已汗濕相得。氣味薰騰。其吐物無異身。妙涼  
爽。告家人以異。旋覺刺處痛腫。隔夜成瘡。猶幸不大潰。傷  
十日漸能枕行。家人共乞償冥負。終計所費。非數金不能  
辦。頗生吝惜。曰。業或辟邪之幻境耳。縱其不然。伊以私釋  
我。何敢復使冥王知。家人勸之不聽。然心惕息。然不敢復  
縱。飽里黨咸喜其道德稍。與共酌。年餘冥報漸忘。志漸  
釋。故狀漸萌。一日飲于子姓之家。又罵座。主人憤斥。出。闔  
戶。迺去。繆噪踰時。其子方知。扶持歸家。入室面壁。長號。自  
投無數。曰。便償爾負。便償爾負。言已仆地。視之氣已絕矣。

捉鬼射狐

李公著明雅寧令補卓先生公子也為人豪爽無餒怯為  
新城王季良內弟季良家多樓閣往往見怪異公常暑月  
寄宿愛閣上晚涼或告之異公笑不聽固命設榻主人如  
言囑僕輩伴公宿公辭曰生平愛獨宿不解怖主人乃使  
炷香于爐請社何趾始息燭覆扉而去公就枕移時于月  
色中見几上茗椀傾側旋轉不墜亦不休公叱之鏗然立  
止又若有人旋香炷炫搖空際縱橫作花綫公起叱曰何  
物鬼魅敢爾裸裎下榻欲就捉之以足覓床下僅得一履  
不暇冥搜赤足撻搖處炷頭掉爐竟寂無光公俯身遍

摸暗隙忽一物騰擊頰上覺似履狀索之亦殊不得乃啓  
覆下樓呼從人藝火燭之空無一物乃復就寢既明使數  
人搜屨翻簾掛櫺不知所在主人為公易屨越日偶一仰  
首見一屨夾塞櫺間挑櫺而下則公履也公益都人僑居  
于涪川孫氏第上基閣皆置閣曠公僅居其半南院臨高  
閣止隔一堵時見閣扉自啓閉公亦不置念偶手與家人  
話于庭閣門開忽有一小人面北而坐身不滿三尺綠袍  
白襪衆指顧之亦不動公曰此狐也急取弓矢對閣欲射  
小人見之啞口作柳榆之聲遂不復見公捉刀登閣尋焉  
且搜竟無所覩乃返異遂絕公居數年平安無恙